

耶和華是我的牧者

目錄：

01 第一篇 揀選主做牧人

02 第二篇 草地與水邊

03 第三篇 行走義路

04 第四篇 死蔭的幽谷

05 第五篇 膏油與福杯

第一篇 揀選主做牧人

每一次我看見許多青年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，心裏總是有無限的快樂。雖然按著年齡來說，我不再是青年了，但是按著我的心來說，我實在覺得是和你們完全一樣。所以每一次我看見青年的弟兄姊妹，我的心總是快樂的。

主給我們這樣的機會，我裏面的感覺，是不願意在這裏講什麼道，而是盼望多和大家有一點交通。在這個青年聚會裏面，如果我們的眼目，我們的注意，是放在幾堂講道上面，我信我們一定要失敗。但是如果我們在一起能有一點交通，同時能多到主面前有點禱告，我信我們的主不會叫我們失望。在他那裏有豐盛的慈愛，也有豐富的生命，他要在我們身上留下永遠的果效。所以我盼望在這樣的聚會中，請弟兄姊妹在聽道的心情上放鬆，而到主面前仰望主的心情能加重一點。

我盼望借著主的話，把我自己打開，坦白的擺在你們面前，好像個人談話一樣和大家有交通。

詩篇第二十三篇

我願意弟兄姊妹讀一篇詩篇，這一篇的詩，可能是我們大家最熟的一篇，這就是詩篇第二十三篇。讓我們一同來讀一遍。

“大衛的詩：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他使我的靈魂蘇醒，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。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；因為你與我同在；你的杖，你的竿，都安慰我。在我敵人面前，你為我擺設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頭；使我的福杯滿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”

一首羊感覺的詩

我每一次讀詩篇，讀到第二十三篇的時候；在我裏面的感覺總是非常的甘甜。這首詩是大衛所寫的。我們都知道，大衛乃是一個牧者，當他年輕的時候，他曾牧養他父親的羊群，因著他牧養羊群，他就學了許多功課，他不但體會到一個牧人的光景，他也深深的懂得羊的性格，和羊的需要。所以當他長大以後，做了以色列的王，他回顧他的一生；就發現一件事，他從前如何牧養羊群，神也如何牧養他。所以你要看見說，這一篇詩不是神在那裏告訴我們！他是怎樣怎樣。換句話說，這一篇詩不是牧人所

寫的詩，乃是羊所寫的詩。這一篇詩不是把牧人的感覺告訴我們，乃是把羊對牧人的感覺交通給我們。我想這一點，我們必須要清楚。在神的話語裏面，許多時候是神把他的感覺告訴我們，這一個就是道。但是當我們把我們的感覺對神來發表的時候，這一個就是經歷。詩篇裏面縱然有道，有真理，但是並不重在道理的傳遞。乃是重在經歷的交通。詩篇二十三篇更是這樣。大衛經歷了這一位神在各方面的帶領，他像一隻羊在牧人的率領之下，經過了各種各樣的情形。他在這裏就是把他的感覺告訴我們。我不知道這首詩是大衛在什麼時候寫的。很可能是在他中年的時候寫的。因為這一首詩一面重在他的回顧，一面還是往前看。他在那裏想到神各種的恩典，叫他更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給他。

主尋迷羊

這一首詩一開始就說，“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”這裏不是牧人揀選羊的問題，乃是羊揀選牧人的問題。它的出發點是從這裏開始的。

我們世界上的人都是神的羊，都是屬於神的，都是神的產業，也是神所愛的。但是現在我們卻迷失了。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告訴我們，“我們猶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。”主耶穌也說，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，一隻走迷了路，你們的意思如何？他豈不撇下這九十九隻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麼？這話的意思是給我們看見，在神的感覺裏面，即使其他的人都在羊圈裏面，如果缺了我這一個人，他也要到曠野來尋找我。他一直要尋找我，直到把我找到；然後他要把我扛在他的肩上，帶回家去。他要請許多鄰舍來說，我這一隻羊是失而復得的，是死而復活的，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。弟兄姊妹，照著我們過去的經歷，我們看見，神在我們身上實在做了這樣的工作。我願意在這裏講一點我這個迷失的羊，主怎樣把我帶回來。這個就是我蒙恩的經過。

義人的後裔

神在我身上的恩典，實在是豐富的，因為當我生下來的時候，就是生了一個基督徒的家庭中。我們的家是個大家庭，本來沒有一個人信主，大家都拜佛。感謝神，神的恩典光臨到我父親的身上。那個時候還是前清的時候，有西國的人來傳道，他們辦學校，教外文。我的祖父因為要他的兒子受一點英文教育，所以就將我父親，就是他的長子，送到一個外國人辦的學校裏去讀書。當時我的祖父是做外國人的生意，常與外國人有來往，所以他想叫他兒子學點英文，將來做生意比較容易。這是我祖父的意思。但是神的意思卻高過我祖父的意思，當我父親去讀書時，那一位辦學校的宣教士是位很愛主的人，他就把主的福音傳揚給他的學生。有一天當他帶著學生禱告的時候，我的父親得救了。我父親一得救了之後，在他裏面就有一個感覺，要把這事告訴他的父母。你知道在那個時候，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。但是感謝神，當他一信主之後，他感覺必須把這件事告訴他父母，他不願意做一個隱藏的基督徒。我的祖父母聽了這件事，就覺得非常羞恥。因為在那個時候，吃洋教的人都是沒有錢，沒有受教育，沒有地位的人，他們想靠外國人的勢力來打官司；來得點利益。所以在那個時候，一個人信了基督教是再羞恥也沒有的。因此我的祖父看見他的一個兒子信了洋教，就非常的反對。他認為說，只有一個辦法，就是斷絕他與外國人的來往。所以我的祖父就停止我的父親上學，把他鎖在家裏。另外一面，我的祖父便在外面接洽了，要把我的父親送出去學生意。你知道當時一個人一送出去學生意，就等於賣掉了，三年之中沒有一點自由的時間。他想這樣一來，大概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了。

我的父親處在這種光景中，心裏自然非常著急，他只有禱告。雖然他是個初蒙恩的人，但是他在神面

前知道怎樣的禱告。那一些外國的教士，看見我的父親不來了，知道裏面有故事，所以也為他禱告。但是神好像不聽禱告。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了，到了最後一天，我的祖父已經與人訂好了合同！預備在第二天早晨就把我的父親送出去。那一天的晚上，我的祖父、祖母、和父親都沒有睡覺。每一個人的裏頭都很傷心。我的父親信心堅定，怎樣都不搖動，你叫我與外國人斷絕來往也可以，把我送出去學生意也可以，但是我信了主是沒有辦法改的，我已經信了怎麼都不能搖動。就這樣等到天快亮的時候，我的祖母心軟下來了，她忽然說；既然他這樣，就隨他罷！這樣一來，問題解決了，祖父又把他送回學校去。這樣，等我父親把預備學校讀完。要進大學的時候，我的祖父完全不供給他。所以別人念大學是四年畢業，我的父親念大學八年才畢業，因為他是一半教書一半讀書，在我祖父的眼中，他這個人吃了洋教，是不值得培養的了。

但是感謝神，我的父親蒙了主的保守，他信心堅定。當他大學畢業，我的祖父想要他來幫忙做生意，但是神已經跑在我祖父的前面，揀選了我的父親。從那個時候起，我的父親就撇下一切所有的來服事主。我感謝讚美神，神給我這樣一個父親。每一次我想到我父親的時候，我就感謝我的神。當我生下來的時候，我就是生在這樣的一個家庭裏面。

我的父親非常敬畏主，在他的一生中，他給我的印象太深了。在我的家裏，每一天無論怎樣忙，他總是把我們孩子聚集在一起，一同禱告。一直到今天，我的印象還很清楚，我們到客廳裏面，在吃飯之前，全家的人都在一起，我的父親打開一本很大的聖經，讀了一段，然後帶我們跪下來禱告。那種的情景在我的腦海裏是不能磨滅的。我的父親每天生活非常有規律，你不必看鐘，他每天早晨，冬天天最冷的時候，六點就起來了，夏天五點就起來了。他一起來，其他的事情都不做，總先有一小時的工夫在主的面前。在我們孩子們的印象裏面，就是看見他起來了之後，就跪在主的面前，在那裏親近主。他這一個印象在我的裏面非常深。

遺傳的基督徒

感謝神，在這樣的一個背景裏面，我逐漸長大。等我上了學，自然也是上基督教的學校。所以我從小對神的話，對聖經的故事都是很熟的，我對主沒有懷疑，對聖經沒有疑惑。但是雖然如此，我在積極方面還沒有真實的信心。我不過跟著我的父親，跟著家中的人這樣做。

當我做嬰孩，被抱在手裏的時候就受洗了。等我到了十六歲的時候也入了教，做了正式的教友。照著一般看來，我是一個規規矩矩的基督徒，常常做禮拜，一切情形都很正常。但是在我裏面，沒有一個真的信心。雖然我每天禱告，但是我的禱告不過是一種遺傳的，像背書一樣，在我的感覺裏面，神是有的，不過不曉得在哪里。我也讀聖經，好像表面上也懂了，但是卻說不上叫我得到什麼益處。所以我的基督徒生活，全部是在遺傳的裏面，沒有真實的東西。

我像一般的孩子一樣，也有許許多多的過錯，但是在我裏面還是非常的自傲。我認為說，雖然我這個人有錯，最少比一般人是高尚得多。我的抱負也很大，盼望將來為國家社會做一番的改革。我總是認為自己是個佼佼者，眾人皆濁，惟我獨清。所以實在說來，我那時在主面前還是一隻失迷的羊。

宗教的熱心

到了我高中二年的時候，我病了。我病得很重，幾乎快要死了。在我病的時候，當然我的父親，我家裏的人都為我禱告。在那個時候，我所生的那種病，是沒有醫藥可以治的，我面對死亡，心裏當然很

懼怕，所以我也常常禱告，求神醫治我。後來莫名其妙的過了幾個月，慢慢的我的病漸漸好了。好了之後，在我的裏面，就有一個天然的思想，認為說，我今天還能活在世界上，那是神醫治了我，那是神救了我的命；他既然這樣愛我，我也要報答他。所以在我的裏面就有報答的觀念，我要報答這一位神。

那麼用什麼方法來報答他呢？很希奇，正好等到學校開學的時候，有一個同班同學，（以後也成了我的同工，就是周行義弟兄），忽然來找我，他說，我們好不好在學校裏頭查查聖經，有一個聚會？這個提議正中我的心懷，現在回報有路了，所以我說，這非常好，我們一定要在學校裏有一個聚會，我們要來讀經禱告，為神做一點事。結果我們就拉著幾位同學，趁著吃飯之後，上夜課之前，中間的一段時間，借了學校的圖書館來聚會。每次在聚會之前，我們到宿舍一個一個的請同學來聚會，非常熱心。我記得很清楚，頭一次我領禱告聚會的情形。我原來是有禱告的，我天天禱告，但是實在說來，禱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也不大懂。那一次，他們指定說，今天晚上由我帶。我怎麼帶法呢？那個時候，我根本不懂。好在屬靈的假冒很方便。在我父親的圖書室裏有非常多的書，我也會讀懂一點英文，所以我就去翻他的書。我看見有一本小冊子是講禱告的，我就把它背得很熟。這本書告訴我們要怎樣禱告，以及許多神聽禱告的例子。那一天我就照著講，還講得不錯，講完了我說，大家跪下來禱告。但是毛病出來了，大家剛剛跪下來禱告，忽然有人笑起來了，因為大家不知道這是做什麼。那麼我是一個領禱告的人，我就很嚴肅的責備他。我說，我們是在神的面前，不可以這樣笑。現在我回想起來，也覺得好笑。

那晚我不但領禱告還講道。你知道我講道是怎樣講法？也很方便。我父親的書房裏也有很多講道的書。我一直到今天還能記得我第一篇的講道，並且每一次想起來，裏面還是很驕傲。我那一次所講的道就是挪亞的方舟，這是美國一位很有名的傳道人講的。我預先把它完全翻出來，寫在四張小紙上，一直讀它，直到背熟了。那一天我就把它從頭到尾講了一遍。講完了之後，我覺得非常得意，但是沒有一個人受感動。這就是當時我們這些人做的糊塗事。

蒙恩得救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神的工作非常奇妙，當我在外表上好像要報答神的恩典，有許多活動的時候，神在我的裏面也開始做工。莫名其妙沒有人告訴我，在我的裏面就有一個很深的感覺，覺得我是個罪人。在那個時候，按著外表來講，我比從前是進步多了，有許多的罪我也丟棄了。但是很希奇，當我要接近神的時候，我的裏面開始覺得我是罪人。我說不出我的罪在哪里，但就是覺得說，我這個人渾身都是罪，從我的頭頂到腳底沒有一個地方是完全的。雖然那時我不過是十幾歲，但是有的時候一個人坐在那裏，想到我的罪，我的心就覺得難過。所以我裏面就有一個追求的心，覺得需要救主。本來救恩的道理我都懂，我知道耶穌是救主，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，他就是不救我。我當時的感覺就是他不肯救我，我一定要他救我。那個時候，任何的奮興會我都到，大考也不管，因為在我的裏面實在是過不去。我覺得說，如果我這樣下去的話，我死了怎麼辦？我一定是下地獄的，沒有問題我這樣的罪人不下地獄到哪里去？我裏面的感覺非常的重。

這樣過了一年，實在痛苦。我就是看見自己的罪非常深。多次的奮興會，講道人要人悔改，到台前去禱告，我總跑去跪在那裏。我也痛哭流淚，也認罪，但是回到家裏，就什麼都沒有了，覺得罪還在身

上，還沒有得救。

但是感謝讚美神，他實在是我的牧人。到了一九三〇年的一個夏天，在上海有一個夏令會，我就和周行義弟兄，還有一位老師，三個人同去赴會。在聚會中，因為對有的講員，話語聽不懂，內容也聽不懂，感覺很乏味。雖然這樣，我裏面追求的心還是有的。我看見有的人，跑到台前悔改了，快樂得很，我心裏真是羨慕，但是我沒有這種經歷。有一天我在房間裏頭，在那裏想，為什麼許多人都得救了，但是我這個人無論怎樣追，怎麼求，還是不行，罪還在我的身上？不錯，耶穌是救主，但好像他就是不要我，那怎麼辦阿？那一天我坐在那裏想，大概原因是在這裏：別人是從來沒有聽過福音的，所以聽一下就行；我這個人從小就聽福音，並且聽到一個地步，自己也講了福音，大概就是難得救的原因了。所以那天我就下了一個決心說，神阿！這一次你要我，就救我，不救我就算了！我要往世界去了，我也不要得救了，那是沒有希望了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我們的神實在是奇妙，他逼我到那一天，裏頭實在是饑渴慕義，到了這一個程度，神的恩典就臨到了我身上。就在那一天，有一個傳道人在那裏講一篇道，根據約翰三章十六節講到信心問題。他說，你只要相信，不要感覺，也不要什麼。那篇道很淺，就著道來說是不會救我的。不過我聽完了之後；覺得那些話還是對的，我相信就是了。所以等到講完了要人跪下來禱告，還叫人到台前去；我因為覺得去也沒有用，所以就自己跪在椅子旁邊禱告。但是禱告了一下，我的一個老師，他早我一天得救，很關心我，就叫一個傳道人到我這裏，跪在我的旁邊，帶領我禱告。禱告完了，他說，你還是到台前去。他勸我，那我就去了。我到了台前，就跟著人禱告，人叫我悔改我就悔改，人叫我認罪我就認罪，我認罪的眼淚也都下來了；但是還沒有得救。過了一下，禱告的話也說完了，眼淚也停了，我就張開眼睛來看看，還是和以前一樣。

散了會，人都走了。另外有一個傳道人在那裏注意到我，他想，這個少年人看樣子已經得救了。所以他就跑來了，說，某人，你得救了沒有？我說，我是盼望得救，但是我還沒有得救。他就問我，你信不信聖經？我說，我從小就信了，從來沒有疑惑過。那麼，他就打開聖經給我讀約翰一書一章九節：“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”他就問我，這些聖經你信不信？我說，當然信。他說，好，現在你把這一節聖經裏的“我們”兩個字拿掉，把你的名字換進去再讀一讀。我就讀了：“江某人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江某人的罪，洗淨江某人一切的不義。”我就這樣讀了兩遍。他說，好，現在你禱告。這裏說，你要認你的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他必定赦免，你信不信？我說，當然信，我就跪下去禱告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很希奇，當我跪下去向主承認我的罪的時候，我裏面只有一個思想說：主阿，我今天到你的面前認我的罪，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相信你一定赦免。我裏面的感覺就是，我死也死在你的身上，我倒也倒在你的身上，我就是這麼相信，什麼都不管了。感謝主，當我這樣一禱告，不過幾分鐘，我的裏面完全改變了。感謝讚美主，我一年當中身上那個背不動的罪擔，忽然脫落下來了。我裏面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平安。

哦，那一天當我站起來的時候，我的裏面實在是平安。那個傳道人問我，你得救了沒有？我說，我得救了。他說，你怎麼知道你得救了？我說，我裏面平安。他說！你再想一想看。我一想，對了，神說，我得救了。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

這是他的話。我的感覺會改變，他的話永遠不改變。哦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，在那一天我像迷失的羊，回到牧人的懷抱裏了。他實在是好牧人，好牧人為羊捨命。在那一天，我嘗到了好牧人的慈愛。

羊揀選牧人

一隻羊被牧人從曠野裏帶回來之後，如果它有感覺的話，它定規有詩篇二十三篇第一節的感覺，“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”親愛的弟兄姊妹，從前我走我自己的道路，我是個迷失的羊，但是當我的主把我從曠野裏面，從罪惡死亡裏面，把我救回來的時候，在我裏面只有一個感覺，不但我的牧人為我捨命，他救了我，他揀選了我，我今天也揀選了他。

弟兄姊妹，在這裏你要看見，如果我們被他的愛所感動的話，我們裏面很自然的會有一個反應，牧人阿！你既然這樣的愛我，我也愛你。從今以後我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中。從前我走自己的道路，那條道路是罪惡死亡，從前我憑著自己活著那種的生活是痛苦。但是今天你既然把我拯救回家，你的愛在我身上是這樣的豐滿，從今以後我要把我這個人放在你這牧人底下，讓你來引導我，讓你來管理我。讓你來帶領我，我一生是屬於你的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羊在那裏說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，這個意思就是說，從今以後我不再做愚昧的羊，再憑著自己來活著。從今以後我把我這個人完全放在主的手裏，讓他來牧養我，讓他來帶領我。在屬靈生活的起點上，一面是神的愛摸著我們，得著我們，另外一面是我們的奉獻，是我們把自己獻給他。不錯，他在創世之前揀選了我，又在時間裏面尋找了我，得著了我，但這是他的一面。在我們這一面，當他的愛摸著我們的時候，我們要揀選他做我們的牧人。如果我們要走前面的道路，要過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這一面必須解決。

弟兄姊妹，我們的主犧牲了他的一切，來做你的牧人，今天你有沒有也擺上你的一切來做他的羊？什麼叫做奉獻？奉獻沒有別的意思，就是把我整個的人擺在他的率領之下，從今以後完全為著他，憑著他，不再有自己的意思，不再走自己的道路。我已經揀選他做我的主，我已經揀選他做我的牧人，從今以後是他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我們在神面前，這樣的感覺愈深，我們前面的道路就愈正直。如果我們在神面前這樣的感覺浮淺，我們就會走彎曲的道路，有一天還會跑出羊圈。

“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”這是我的信心，這是我的見證。我在信心裏面，把我自己完全交給我的牧人。我深信說，我一生不會有缺乏。弟兄姊妹，你肯這樣信靠他嗎？多少時候我們不敢奉獻，我們不敢沒有保留的放在他的手裏，為什麼？因為怕缺乏。我這樣的交給牧人，恐怕要缺乏，還是相信自己好一點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能看見這一位愛的神，是你的牧人的話，你就能說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我盼望每一位青年的弟兄姊妹，要在神面前因著他的愛，把自己沒有條件，沒有保留的擺在他的腳前，說，主阿！禰是我的牧人，我今天揀選禰。

我很喜歡讀傳記，我也讀了很多的傳記。我一直注意，一個人在神面前蒙恩的原因在什麼地方。為什麼有的人信主之後，有一段時期很熱心，但是忽然下去了？為什麼有的人信主的道路是崎嶇的？為什麼有的人信了主之後是直線的，往上去的？我常常注意這一件事。以後在我所讀的傳記裏面，我找出一個共同的原則來：一個人如果信主之後，對奉獻這一件事如果徹底的話，這個人的道路就是正直的。一個人在奉獻的道路上不徹底，那個人的道路就是彎曲的。所以在我的感覺裏面，覺得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。弟兄姊妹，神既然揀選你做他草場上的羊，你也得揀選他做你的牧者。你得對他有個信心，

就是說，我今天把我的自己完全交給他了，從今以後是他的事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

梅爾的奉獻

關乎奉獻的事，我一直感覺梅爾弟兄 F.B.Meyer 的奉獻是一個非常標準的奉獻。梅爾是英國一個很有名的傳道人，他年輕的時候，就在愛丁堡一個很大的禮拜堂做牧師，有很多教友來聽他的道。但是雖然他的口才好，講的道也純正，他裏面卻一直有一個感覺，他沒有能力。有一天，另一位事奉主的斯得弟兄 C.T.Studd 到他那裏傳道，他看見了斯得弟兄身上有一個東西是他所沒有的，就非常羨慕。所以有一天他就問斯得弟兄說，你能力的秘訣在什麼地方呢？斯得就問他一句話，說，你奉獻了沒有？梅爾說，當然奉獻了。我今天在這裏傳道，難道還沒有奉獻嗎？斯得就問他，你的奉獻是一般性的呢？還是專一性的？這一句話把他問住了。論到一般的奉獻，那是有的，但是論到專一的奉獻，真是把每一件事情都擺在主的腳下，這樣徹底的奉獻還沒有。斯得告訴他說，你去做吧。

梅爾回到他的房間，好幾天的功夫在主面前尋求這件事。他把自己再一次奉獻給主，對主說，主啊！我什麼地方還沒有放在你的手裏，還握在自己的手裏，求你光照我，當他這樣禱告的時候，主的手就摸著他，給他看見，雖然他已將一切所有的都奉獻給他，但卻留下一件事情沒有奉獻給他。

梅爾的見證裏面，沒有告訴我們是哪一件事，他就告訴我們有一件事他不交給主。他說，那一天他禱告的時候，好像看見主走過來了，對他說，給我！給我！他就拿了一大串的鑰匙，有大的也有小的，都交給他。但是主說，還有一隻小鑰匙你沒有給我。梅爾對主說，這不過是一個小鑰匙，是開一個小房間的，其他的統統給你了。如果你留這一點點給我，我要加倍熱心事奉你。但是主對他看看，搖搖頭，說，不，我如果不是一切的主，我就根本不是主。這句話在英文裏非常美麗：If I am not the Lord of all, I am not the Lord at all。梅爾再向著主辯論，但是主不聽。到了最後，主轉過身來要走了。到了這個時候，梅爾沒有辦法了，他就在主面前有一個禱告，說，主阿！禰叫我願意我所不願意的，禰拿我所不能給禰的。我實在不願意，但是求禰叫我願意。夠了，憑這一點，主就把他拿去了。哦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，我們如果看以後梅爾這個人，他的工作，他所講的道，他所寫的書，我們能看見，這一個人是個在主手裏的人。

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，在我裏面就是有一個感覺，趁我們年輕的時候，我們前面的路還長，讓我們今天在這裏做一件事：神已經揀選了我們，今天我們要不要揀選他？他揀選你做他的羊，他要看顧你，他要帶領你，你今天願意不願意揀選他做你的牧者，把你自己完全放在他手裏？如果我們在主的面前在這一件事上有徹底的解決，我們就能經歷說，主真是我們的牧者，他在我們的前面，要帶領我們往前去。願神祝福我們。—— 江守道《耶和華是我的牧者》

第二篇 草地與水邊

“大衛的詩。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；我必不至缺乏。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他使我的靈魂蘇醒；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。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；因為禰與我同在；禰的杖，禰的竿，都安慰我。在我敵人面前，禰為我擺設筵席；禰用油膏了我的頭，使我的福杯滿溢。

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；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”（詩 23）

揀選主做牧人

前面我們交通一件事，就是我們過去乃是失迷的羊，但因著那一位好牧人為羊捨命，就把我們帶回他自己的圈中。我們的牧人這樣愛我們，尋找拯救我們，在我們羊的感覺裏面，就覺得說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他既然揀選我們，我們今天也要揀選他。他揀選我們做他的羊，我們揀選他做我們的牧人。我們從前實在是愚昧，走自己的道路，尋找自己的快樂，但是今天醒悟了，知道我們不能再為自己活著，也不能再靠自己活著。我們願意把我們的一生，我們的全人，獻給我們的牧人，從我們的心裏來做他的羊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今天在主面前的心境如何？我盼望說，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，實在因著他大愛的激勵，都已經揀選了我們的主做我們的牧人。在我們與主之間，沒有任何的間隔。我們並沒有一件事再留下沒有交給主的，我們整個的人，一切的事，都放在他的腳前。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奉獻，乃是一個專一的奉獻。意思就是說，在我們身上，人也好，事也好，東西也好，意念也好，如果有什麼是特別抓住我們的，是我們特別願意保存留的，我們都專一的擺在我們牧人的腳前，願意從今以後讓他來支配，來調度。我想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，可以說在每一次屬靈的經歷有轉機的時候，我們都得從這裏開始。

一個弟兄的見證

說到這裏我就想到一件事，是我們一位親愛的年長同工弟兄，他年輕時候的經歷。差不多在三十年前，我親耳聽他作這個見證。當他得救了之後，他到處為主作見證，帶領他的同學歸向主。但是雖然他有這樣的心願，也很努力的去做，卻沒有什麼果效。大概過了一年，他在主面前願意有一點對付。主就給他看見，在他身上還有一件東西是他保留的，不肯奉獻給主。這件事就是他和一位小姐的來往。那位小姐的家和他的家是世交，他們從小就認識了，並且彼此相愛。等到我們的弟兄得救了之後，他就切切的盼望這一位小姐也得救，所以他就花相當的功夫勸她。但是很希奇，什麼都可談，並且談得很投機，就是不能談耶穌，當我們的弟兄要把主耶穌介紹給她的時候，這一位小姐就不要聽。他們兩人的情感非常好，非常深，就是在這件事情上怎麼談也談不通。但是在我們弟兄的心裏，還是愛那位小姐。

到了那一天，當他在主面前尋求的時候，主就問他，他是要主呢？還是要那位小姐？這件事在我們弟兄身上是一件極大的事。他在主的面前，為著這件事情很掙扎，過不去。他一面覺得他要主，也要主的能力，但是另一面，他真是覺得沒有辦法放下那位小姐。但是主給他看見說，信的與不信的不能同負一轡，所以他在主的面前非常掙扎。

到了有一天，他在主的面前實在過不去了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，他就沒有辦法往前去了。感謝主，那一天他蒙了主的憐憫，就下了一個決心，放下那個女士。他告訴我們，當他這樣決定的時候，他就穿上一雙破皮鞋，也穿了一件舊衣服，拿了一捆福音佈告到馬路上去張貼。在他的感覺裏面就是說，從今以後，我把一切都放下了，我全部揀選主。

兩面的交付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我們今天蒙了主這樣大的憐憫，我們也應該把自己沒有保留的交給主。在我們的屬

靈生活開始的時候，我們就要在主面前，有一個徹底的奉獻。我們一面是揀選他，一面是放下一切，一面是揀選他，一面是把一切都交給他。如果在我們裏面，還有任何的保留，屬靈的道路是沒有辦法走的。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我不要在他之外來尋找任何的好處，我承認說，我一切的需要都在他裏頭，我可以放心把我自己交在他手裏，相信說，在我一生的道路上，我必不至缺乏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如果在我們屬靈生活開始的時候，能在主面前有這樣的信託，有這樣的信心，你就要看見，主也同樣的信託你。在英文裏頭有一個字，就是 Commit，中文翻作交付、交托、付託。如果我們能把自己交付給主，主也要同樣交付給我們。

許多的時候，你希奇為什麼主對待你好像不是太完全。好像你禱告他；他不聽你，你需要他，他也不理你。你認為你是一片誠心，但是好像主在你身上不是那樣的真誠。這個原因在什麼地方呢？就因為你不夠將自己託付給主。主知道我們的心，我們交付給他到什麼程度，他就付託我們到那一個程度。

玻雷卡的故事

在教會歷史中，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。在初期的教會中，有一個很有名望，被神使用的僕人，名叫玻雷卡 Polycarp。當羅馬帝國逼迫基督教的時候，他是士每拿教會的負責人，年紀已經很老了。羅馬的政府要捉拿他，他受了弟兄姊妹的勸，就避到鄉下去。但是羅馬政府搜索得很厲害，就知道了他躲藏的所在，派兵去捉他。他事先也得著一點消息，可以逃避，但是他覺得主不要他這樣做，所以他就甘心被捉。等到捉他的人來到的時候，他出去迎接他們，款待他們，請求他們給他一點時間禱告。他禱告完了，他們就把他帶去。在路途中，捉拿的人一直勸他說，玻雷卡，你是個年紀老邁，道德高尚的人，我們大家很欽佩你，很愛惜你，不願意害你。你何必這樣固執呢？你只要稍微改一下，事情就過去了。玻雷卡說，不必勸了，我的心已經定了。捉他的人看他這樣的固執，就生氣，把他從車上推下去。

到了審判的地方，審判官也是同樣的勸他，對他說：你何必如此呢？你年紀已經那麼老邁了，還能受這樣的苦嗎？你不必做什麼，只要說一聲，我否認主，或者拿香在偶像面前獻一下就就行了。但是玻雷卡說，“我事奉主已經有八十六年之久，他從來沒有虧負過我，我怎麼能褻瀆救我的主呢？”哦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，在這裏給我們看見，一個交付與主的人，主也把自己交付與他。玻雷卡說，八十六年之久，他的主從來沒有虧負過他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當我們回頭去看的時候，我們只得承認一件事，多少時候是我們虧負主，主從來沒有虧負過我們。所以我真是盼望青年的弟兄姊妹，在屬靈生活起頭的時候，就看見說，這位主是可靠的，這位牧人是可靠的，我可以放心的把自己完全交給他。

“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”哦，這是何等甜美的事。我想在這裏有許多年長的弟兄姊妹，我們經過了幾十年的光景，當我們回頭去看的時候，我們實在能誠實的作見證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他沒有叫我缺乏。雖然有的時候，我們也感覺缺乏，但是過後我們知道，那是我們感覺缺乏，並不是真正缺乏。我們在那裏憑自己的喜好有所要，所以感覺缺乏。但是就著我們的主來說，他從來沒有叫我們缺乏。沒有一樣好處他不給我們。

躺臥在青草地上

“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”這裏告訴我們，好牧人要領我們出去，使我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帶到可安歇的水邊。我們的牧人絕對不會叫我們饑餓的，絕對不會讓我們乾渴的。

這裏的“青草地，”不是單數的，是多數的。不是一塊青草地，是許多塊青草地。一個牧羊的人把他的羊帶出去，帶到一塊草地上，那裏的草又是嫩，又是青，他就把羊放在那裏，讓羊任意的吃。羊就很悠閒的在青草地上走來走去，這裏吃一點，那裏吃一點，一直在那裏吃。如果它把一塊地上的青草吃完了，牧人就帶它們到第二塊青草地上。等到羊吃得裏頭實在裝不下了，就躺在青草地上。羊躺在青草地上，是因為它已經吃飽了。但是你如果仔細去觀察羊的話，你看見它躺在那裏不是在睡覺。它的嘴還在那裏動，還在那裏吃。表面上它不吃了，但是它還在把剛才匆忙吞下去的青草，再反芻出來，仔仔細細的咀嚼。你如果走到它的旁邊，會看到它一面咀嚼，一面發出一種聲音來。它躺在那裏實在舒服。

哦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，在我們屬靈的經歷上，也是這樣。我們的主既然把他的生命給了我們，你想他會讓我們餓麼？難道他不為我們預備生命的糧食麼？我們都知道，我們的主曾告訴我們說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糧，到我這裏來的，必定不餓，信我的，永遠不渴。”（約 6:35）。這裏的許多塊青草地，就是表示我們主的豐富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我們的主實在豐富。他不光是一塊青草地，好像你稍稍一吃就吃完了。我們的主是無限的青草地場，無論我們怎樣吸取，都吸取不完。

聖經是青草地

我們今天怎樣來吸取我們的主呢？請記得，我們的主是把他自己放在聖經裏面。聖經好像青草地一樣，有六十六塊之多，每一塊都充滿了主自己。我們是借著神的話，在那裏吸收我們的主。

我們讀聖經，也有兩種情形，一種是我們在起初的時候，實在是餓了，看見有青草，頭也不抬，就鑽在裏面吃了。我喜歡看羊吃草，許多時候它鑽在草堆裏，頭也不抬起來，儘是拼命的吃，很快的吃。但是等到吃得差不多的時候，它就躺下來，在那裏慢慢的倒嚼。讀經也有第二種情形，就是當我們吃飽了時，就改了方式，慢慢的咀嚼它。

讀經的見證

我感謝神，在我得救的那一天，他就叫我嘗到他話語的甘甜。我從前沒有得救的時候，天天看聖經，但是老實說，我看不懂。那一本聖經對於我是完全關閉的，是一本死的書，宗教的書，我雖是在那裏看，卻不知道這些話是甜的呢？鹹的呢？酸的呢？還是苦的？都沒有什麼感覺。但是我一得救，情形就不一樣了。到今天我還能很清楚的記得，那天下午我得救了，回到我的家裏，我做的頭一件事就是打開聖經來讀。那一天我讀的聖經是彼得後書第一章，那裏說，神憑著他的神能，已經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都賜給我們，他有許多寶貴的應許，叫我們在他的性情上有分。我們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這一個，又要加上那一個；有了那一個，又要加上那一個。這樣就叫我們能豐豐富富的進入神的國。那一天下午就是這幾句話，我也不曉得看了多少時間。我一面在那裏看，一面在那裏想，越看越甘甜，越想越甜美。我在那裏覺得說，主的話實在是新鮮又甘甜，叫我的新生命，得了無上的安慰和滋潤。感謝讚美神，憐憫我，叫我嘗到他話語的甘甜。所以在那一個時候，雖然我是無知，什麼也不懂，我只聽見人說，如果一天讀四章聖經，那麼一年可以把聖經讀一遍，所以從那一天起，我就自己下了一個決心，無論如何，一天要讀四章聖經。我替自己定了這一個律法。我的心愛慕神的話，我覺得在神的話裏面有東西，能飽足我裏頭的新生命。

那個時候，我也效法我的父親，每天早晨很早就起床。感謝神，我比我的父親，起得還早，全家我是

第一個起來的。我一早起來，就到樓下一個房間裏，把門關起來，又唱歌，又禱告，又讀經。我別的都懂，只知道我蒙恩了，心裏歡喜快樂，所以我要每一天起來做這些事。我聽說神的話很寶貴，應該尊敬讀，所以我就跪著讀，每一章聖經我都讀三遍，好讓印象比較深刻。我天天這樣行，有好幾年之久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當我這樣去讀的時候，我就發現聖經實在是青草地，我的主一直在那裏做我生命的糧食。我頭幾年讀的時候，真是像一隻快要餓死的羊一樣。我不知道那一天浪子回家，吃肥牛犢的時候，是怎麼吃法的。照我的想像，雖然一面他覺得怪不好意思，但是另外一面，當肥牛犢擺出來的時候，他一定是狼吞虎嚥的。我想他越是這樣，他的父親就越高興。那幾年我讀聖經也是這種情形。我不懂得怎樣的消化聖經的話，我只知道說，我要吃它，我就埋頭來吃，一直在那裏吸收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我不願在這裏替人定規，每天要讀多少的聖經。不過我想，我們年輕的時候，守一點律法還是有益處的。年輕的人太自由，恐怕就放鬆了。你知道有的時候我軟弱了，我讀聖經的時候，一翻開聖經就看看這一章裏聖經有多長。如果讀到詩篇一百十九篇，那就歎氣了。神知道我是個軟弱的人。所以我感謝神，當我信主之後，主的愛摸著了我，我就定了一個律法，每天一定要讀四章聖經。我今天回顧這些事，我看見這個實在是寶貝。

不過在那個時候，我就是要吃，存在裏面，並不懂得去消化它。我想這樣最少過了兩年，我才開始看見，光是這樣吃是不行的，我不能光在那裏吃，吃完了，把聖經一關就走了。我還要躺臥在青草地上，在那裏默想主的話。因此以後許多年的功夫，我除了每天讀四章之外，也加上一點時間默想主的話。時間不多，也許十分鐘，也許一刻鐘，我默想一兩節的聖經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我能告訴你，這一件事給我莫大的幫助。

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們在初蒙恩的時候，應當養成一種習慣，不光常常讀主的話，也常常默想主的話。光在那裏讀還不夠，還要倒嚼。當我們用一個愛的心，在那裏反復思想的時候，我們在主面前就要得著很大的滋養，很大的供應。如果你要你屬靈的生活，裏面是滿足的，外面是舒服的，這是一條很好的道路，盼望你好好的去走。

平靜的水邊

“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”這位牧人不但叫我能吃飽，能躺臥在青草地上，來消化我所吃的，他還領我到可安歇的水邊。這裏“可安歇的水邊，”也可以翻作“平靜的溪水邊，”並且這裏的水不是單數的，是多數的。這裏給我們看見，我們不但能喝這水，並且能進入安息和平靜的裏面。那個光景實在是一幅非常平靜的圖畫，又滿足，又安息，又平靜。

在屬靈的經歷上，這裏的水是指著聖靈說的。我們都知道，主告訴我們說，我們若喝了他所賜的水，這水就要在我們裏面成為泉源，直湧到永生。又說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他那裏去喝，信他的人，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。這些地方的水都是指著聖靈說的。

感謝神，他不但給我們一本聖經，叫我們能躺臥在青草地上；他也賜給我們一位保惠師，住在我們的裏面。今天神的靈住在我們每一個人裏面，他要解我們所有的乾渴，他要帶我進入平靜安穩的裏面。基督徒怎樣能進入安息呢？聖經告訴我們，體貼肉體的就是死，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我們在初得救的時候，就必須學這個功課。哦，弟兄姊妹，許多的時候，我們心裏很煩躁，尤其我們年

輕的時候，很多的事不清楚，這件事該怎麼辦？那件事該怎麼辦？什麼是神的旨意？我們愈在那裏掙扎，愈不知道怎麼辦。因此裏頭翻翻覆覆，沒有平安。弟兄姊妹，我們不需要這樣。神把他的靈放在我們裏面，就是要來帶領我們。聖靈在我們裏面的工作，多半是平靜的。很多時候，他是在我們裏面最深的地方，給我們一點微小的聲音，給我們一點塗抹的感覺。聖靈像平靜的水，當他流過的時候，我們裏面就有一點點的感覺，有一點點的涼爽，有一點點的舒服，有一點點的滿足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我們一信了主，主就把我們交給聖靈，讓聖靈在凡事上來教訓我們。如果一個信主的人，一得救了，就能注意裏面聖靈的引導，隨從靈而行，這個基督徒的道路，一定是正直的。隨從聖靈的乃是生命和平安，什麼時候我們隨從聖靈，在那個時候，我們裏面就覺得滿了平安。這一個就是在可安歇的水邊。——江守道《耶和華是我的牧者》

第三篇 行走義路

詩篇第二十三篇

“大衛的詩：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；我必不至缺乏。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他使我的靈魂蘇醒，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。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；因為禰與我同在；禰的杖，禰的竿，都安慰我。在我敵人面前，禰為我擺設筵席；禰用油膏了我的頭，使我的福杯滿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；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”

在大衛的感覺裏，耶和華實在是他的牧者，他在主面前有一個信心，他必不至於缺乏。然後他就給我們看見，他所信的這一位牧者，實在沒有叫他缺乏。因為‘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’在原文裏面，這些話的時間性都是現在的，表示說，他是繼續不斷的帶領我們，繼續不断的叫我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也繼續不断的領我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

在這裏我們看見，我們從神的話語裏吸取主做我們生命的糧，這件事並不僅是初做基督徒的時候要這樣做，以後就不需要了，乃是我們時時刻刻不断的要在神的話語裏面，來享受我們的主。聖靈對我們的帶領也是這樣。不是說，一個人初信主的時候，才要學習隨從靈，得著生命和平安，乃是在一生之久，每一天時刻不断的都必須跟隨裏面的靈。如果這樣的話，我們就能常常在可安歇的水邊，得著安息。

說到這裏，我就想起一件事來，就是我們倪弟兄在《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》一書裏提過的，說到有一個弟兄，在江西牯嶺是做電燈匠的，他在得救前有喝酒的習慣，等他得救了再想喝酒，但是裏面一直過不去，以後他對人說，我裏面有一個當家的不准我喝。這就給我們看見，聖靈在我們裏面怎樣的帶領我們。如果我們肯隨從他的話，我們裏面就進入安息了。

對付看戲

我在這裏也提一件，自己身上剛剛得救時候的經歷。當我沒有信主的時候，雖然是生長在基督教的家庭裏頭，也從小受基督教的教育，但是我從小有一個心愛，就是喜歡看戲。上海有一家大戲院，我有一個親戚在裏面有股份，所以每一個月總有戲票送來。不但這樣，我有一個很要好的同學，他家裏也

是開戲院的，所以我看戲根本不要花錢。有了這樣一個環境，所以看戲就變作我惟一的嗜好。我還記得那時每天報紙一送來，我們這些孩子們首先總是看影戲廣告，看看哪一家戲院演什麼戲。所以我雖然生長在基督教家庭裏頭，但是從小就喜歡看戲，這一個是我最喜歡的。有的時候我做夢也在那裏看戲。同時我有一個很大的雄心，就是盼望將來大起來能做一個演戲的人。這是我從前的時候一個愚昧的思想。

等我得救了之後，我照常看戲。不過我好像聽見人說，基督徒不應當看戲，看戲是犯罪。我在那個時候聽不進這話。我認為說，看戲不能是犯罪。如果看壞的戲，這是犯罪，如果看好的戲，這不但不是犯罪，並且很有幫助。所以解說來解說去；我就對自己的良心說，看戲不是犯罪，但是要揀好的戲看。我就下了一個決心，從今以後要揀好戲看，壞戲不看。那些教育性的、科學性的、宗教性的，都沒有問題，應當看。如果我們不看的話，就缺少了許多吸收知識的機會。所以我得救了之後，還是照常看戲，不過比從前看得少一點。

但是很希奇，雖然我的嘴很硬，無論如何不肯承認看戲是犯罪，可是當我每一次去電影院的時候，裏面總是不太自然，不太平安。我就對自己說，大概一個基督徒看戲的確不太合式，一個基督徒在戲院裏頭和那班人坐在一起，不太合聖徒的體統。所以我就偷偷的想，那我就不要去看罷。但是不去看呢，心裏又想看。我也不敢把這個意念告訴任何的人，因為怕說出來，有一天又去看了，那真是丟臉。所以我自己偷偷的這樣定規了，從今以後我就不去看戲了。但是說看戲是犯罪，我還是不贊成。

這樣立志為善過了兩個月，我一次都沒有到戲院去，我的心裏很自傲，覺得相當成功了。雖然不能說沒有愛慕的心，但是無論如何我的腳是沒有去。

兩個月後，有一天，非常不巧又有戲票送來了。那是一部很好的片子，是講到挪亞方舟的。戲票一送來，我裏頭就打仗了。哎呀，如果不去看，真可惜，挪亞的方舟怎麼可以不看呢？但是如果去看，那兩個月的努力都前功盡棄了。所以裏面真是掙扎，又想看，又不想看。結果到了最後，還是老亞當得勝了。我在那裏定規說，這一部是宗教片，可以看，我就去了。

但是當我的腳踏進戲院的時候，我的裏面就不平安了，聖靈在我的裏面指責我。但是我硬著頸項還是進去了。我坐在那裏兩個鐘頭，眼睛是在那裏看，裏面卻真像下地獄一樣，真是痛苦。我巴不得戲趕快結束，我就可以走了。今天想起來，我實在是笨，戲不結束不是也可以出去嗎？但是我當時就是不出去。一面寧願快點完，一面又不願出去。就這樣看了兩個鐘頭，當我出來的時候，很希奇，我裏面知道，從今以後我和電影斷絕了。

我在各處都碰到少年弟兄姊妹來問我說，弟兄，我們看戲可以不可以？有什麼理由說看戲是犯罪？我碰到這樣的年輕人太多。我只能向他說一句話。我說，也許這在你身上不是犯罪，但是在我身上這是犯罪，因為主在我身上做過一件事，主在我裏面帶領過我。聖靈在我裏面那個微小的聲音，一直叫我不自然，一直叫我不舒服，但是我不順服我一直違背。我在那裏用我的頭腦，用我的理由辯說，為什麼不可以？我在那裏倔強。但是聖靈還是繼續不斷的帶領我，沒有棄絕我。直等到有一天，他斷了我這個世界的生命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一直到今天，我感謝我的神。因為就著我的天然來講，我這個人喜歡那些事，但是感謝神，他在我的裏面帶領我，給我看見，雖然用理由來說，這不一定是罪，但是這是我的主所不喜

悅的事。他要我作一個人，以他為我的喜樂，也以他為我的滿足。

弟兄姊妹，當我這樣脫離了看戲的嗜好之後，在我的裏面有沒有缺欠呢？沒有缺欠。我能作見證說，在這幾十年來，我的主滿足了我的心，他使我的裏面喜悅，遠超過我在那時所看的戲。我從前需要這些來滿足我，但是這些的滿足都是虛假的，都是虛空的。我喝了這水，還是再渴，還得再喝。感謝神，今天我喝了生命的水，它在我的裏面成了泉源，直湧到永生。我裏面有一個滿足，有一個喜樂，是人所不知道的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我們感謝讚美主，他實在叫我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也實在領我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一個順從聖靈的人，他裏面的滿足，他裏面的快樂，不是世界上任何的東西所能給的。

吃飽了就要走路

“他使我的靈魂蘇醒，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。”弟兄姊妹，我們這樣享受到主之後，就叫我們的靈魂蘇醒，裏面得著力量。有了力量以後怎麼樣呢？是不是就睡覺去？不是。這裏告訴我們，他蘇醒了我的靈魂，就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。我們從主那裏得著了以後，不是光自己享受就完了，乃是要為著他的名起來行走義路。我們享受主不是光為著自己，不是停在享受的裏面，乃是叫我們為著他的名走義路，換句話說，今天在主的面前不但是道的問題，還有路的問題。我們不是光在那裏吸收道理，享受我們的主，叫我們自己長得肥美；我們吸收了主，享受了主之後，乃是要走主要我們走的道路。

你知道一隻羊吃飽了，喝足了，它的天性就是要躺下睡覺，如果這只羊吃飽了就睡覺，醒過來再吃喝，一直就是吃喝、睡覺，你想這只羊會長得什麼樣子？它定規一身都是肥肉，相當不好看。所以當牧人看顧羊群的時候，當他看見羊吃飽了，喝足了，也稍微休息了一下，就要趕著羊群走路，要它運動。這樣運動一下，它所長的就是好的肉，不是肥肉。這樣的話，羊就長得非常好。

弟兄姊妹，我們也是這樣。我們是草場上的羊，我們不是光在那裏享受主，老是這樣享受。如果這樣的話，你就看見，教會裏頭就有許多的肥羊，身上都是肥肉。重是很重，卻走不動路。整個的教會沒有人開口禱告，也沒有人開口讚美，大家都是笨重的，一點不活潑，一點不健康。這種情形是不正常的。所以主拯救了我們之後，一面他不像法老一樣，不給我們草，要我們造磚，他不是這樣的殘忍。他乃是先把他自己賜給我們，多多的餵養我們，叫我們從裏面享受他。但是等到我們享受他之後，他就要我們起來，為他的名走義路。如果這樣的話，我們所吸收的那些東西，就變成我們最好的營養，叫我們能長得很結實。

今天的基督徒，常走兩個極端。一個極端是不肯安靜到主的面前，來享受他的主，整天就東奔西跑，所以又瘦又難看。還有一個極端是一直坐在主的面前吃喝享受主，但是從來不跑路，結果腦子裏裝滿了道理，腳卻從來沒有走過路。這樣的基督徒也沒有什麼用。

但是親愛的弟兄姊妹，在主的帶領上面，他知道怎樣來牧養我們。他總是先叫我們吃喝享受他，叫我們蒙他的恩典，有他豐富的生命；等到我們裏面滋潤了，有了力量了，然後就說，起來，走罷。他要我們起來，行走義路。

他使我的靈魂蘇醒。蘇醒這個字，在英文裏有兩個意義。一個是恢復。雖然我們是主的羊，有的時候我們還是會走偏。當我們走偏的時候，他就來恢復我們。還有一個意義是復興。當我們初初得救的時候，我們相當的火熱。但是過了一段時期，我們有一點下沉了，所以他來復興我們。我們的主在我

們身上常常做恢復的工作，常常做復興的工作。

所以弟兄姊妹，在這裏我們要記得，我們信主不光是裏面享受的問題，還有外面走路的問題。我們不光是這裏聽道，還得在這裏行路。主耶穌說，我就是道路。我們今天在這裏跟從主，並不是在虛無飄渺的道理上，乃是在實際的道路上。我現在再作一點見證，說到主當初如何帶領我走路。

火熱事奉

當我得救之後，我在學校中就和兩位老師，一位同學，一同有事奉。我們在那個時候，實在有愛主的心，很盼望許多同學都能歸向主，所以就在學校裏面開始聚會，一個禮拜有三次，請同學師長都來參加。主也實在祝福我們，差不多全校三分之一的人都來聚會，也有好些人蒙主的恩典得救。

所以在那個時候，我們非常的興奮。我們也組織了佈道團，到鄉下去佈道。我還記得有一次，我們這些人坐了火車到鄉下佈道，在鄉下人的門口，大聲疾呼，大講特講。我們還在那裏講的時候，有人說，附近有一個小孩子生病，快要死了。那個時候我們膽子很大，就跑去為那小孩子禱告。我們跪在他的床前，有的按著他的頭，有的按著他的腳，大家拼命的禱告。你知道這個小孩子生什麼病嗎？腦膜炎。我想那個時候他已經死了，但是我們不太清楚，就在那裏拼命為他禱告。我們那時就是這樣火熱。

我還記得，當禮拜堂佈道的時候，領唱詩歌，馬路上拉人，都是我們做的事。我記得有一次天氣很冷，馬路上沒有人可以拉，我看見有一個洋車夫，車子停在那裏，我不能叫他到裏頭去聽，因為他要做生意，所以我就在那裏對他講。他不要聽，把耳朵捂起來，我就在他旁邊大聲叫。那個時候我真是有一點發狂的情形。

當我剛得救的那年，實在是主的愛激勵了我，叫我覺得主是這樣的可愛。我的熱心就像滾水一樣，一直是沸騰的。我到處跑，滿天飛，熱心傳主的福音，一點不肯停下來。我以為說，這一個就是愛主。主這樣的愛我，我如果不這樣，還有什麼事情可以做呢？那時我裏面就是這樣火熱的愛主。

認識弟兄們

但是感謝神，就在那一年，我認識了倪柝聲弟兄。我認識倪弟兄的經過非常特別。那個時候我們四個人安排一個聚會，每到禮拜五就請外面有名的牧師來講道。時間長了，我們就把上海所有的名牧師都請完了，講過了。有一天我們四個人商量說，那些名牧師都給我們找遍了，現在還有什麼有名的人我們可以請呢？有一個說，我好像聽見一個人，名叫倪柝聲，或者我去找找看，如果找得到他，我們就請他來講，倒是很好。我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倪柝聲，但是既然有這樣一個名字，我們不妨去找找，所以我們中間的一個老師就去找了。

結果他就找到，在上海一個很偏僻的地方，一條小弄堂裏頭，有一個小小的聚會。他去的那一天，剛好碰到他們有查經聚會。我們這個老師也像我一樣，心裏是非常火熱，卻不知天高地厚，所以他頭一次參加倪弟兄的查經，就與倪弟兄辯論起來了。但是感謝神，我們的倪弟兄實在是忍耐他，等到聚會完了，請他來向我們講道，他竟然答應了。

我記得非常清楚，禮拜五那一天，我從學校回來把書放下，就跑到禮拜堂裏去，（我們是借禮拜堂的底下開會，因為人很多，學校課室坐不下。）我一跑進去，看見一個人坐在那裏，人就替我介紹說，這個就是倪先生。然後他講道。他那一天講的，到今天我還沒有忘記，他是講約翰三章十六節，福音書房所出的那本小冊子“神願意”，就是那一篇。我在那裏聽的，雖然自己已經是得救了，但是裏面仍

舊很受感動。

以後我也到我們弟兄那裏去聽過一二次道。我記得第一次去的時候，聚會大概是下午三點鐘開始，我和我的老師兩個人，兩點鐘就到了那裏。那時會所裏一個人也沒有，我們兩個人坐在裏頭，我們不懂規矩，也不守規矩，兩個人坐下來就大聲講起話來了。結果有一個弟兄跑過來對我們說，倪先生在樓上休息，請你們安靜。我們聽了十分難為情，覺得我們這些人實在不懂規矩。

等一下聚會的人陸續來了，哎呀，進來的人沒有一個講話的，每一個人一進來坐下，就是禱告，安靜在主的面前，沒有一點聲音。那種嚴肅的情形實在叫我不能忘記。後來倪弟兄就來講道了，他那一篇道到今天我也沒有忘記。他是講約翰第四章，撒瑪利亞的婦人。那時候倪弟兄講道很長，一講就是兩點鐘，但是大家一點不覺得長。我裏面是摸著的，我覺得這裏的種種光景很可羨慕。但是在那個時候，我這個人太熱了，靜不下來。我就是憑著自己東奔西跑，以為說這樣就是愛主。所以我雖然參加過幾次聚會，以後就不去了。我不知道主的路在哪里，我只知道要愛主。

環境轉換

所以當我中學畢業的時候，我裏面就定規說，我這個人一定要傳道。要傳道只有一條路，就是去讀神學。我就自己在那裏看看！有什麼神學院比較好一點的，預備中學一畢業就去念。我自己的算盤統統打好了，我要怎樣服事主，統統定規好了。

所以我畢業了之後，就與父親商量，不要進大學，要去讀神學了，因為我預備將來為主傳道。我心裏想，父親是一個愛主的人，也是一個神的僕人，他哪里會攔阻我？他一定是非常贊成的。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我的父親說，不行，你去念大學，等你大學念完了，送你到美國去念神學。哎呀，給他這麼一說，我要面是冰冷的。我滿腔的火熱要服事主，但是現在我的父親不願意。我很怪我的父親，我非常失望，我所有的計畫都打破了。因為我年紀小，沒有辦法，只有順服，但是我裏面實在是冰冷。當我到大學去念書的時候，這是我第一次離開家，到另外一個城裏去。那個學校是一個基督教的學校，所以我一到之後，活動又起來了。但是參加活動之後，越過越不對，裏面覺得很不妥當。那個時候我很無知，也不知道基督教裏頭還分許多派別，什麼基要派，什麼新派，我根本不懂，只知道我們信主就是了。但是到了學校裏面，看見他們名義上雖是做宗教活動，但是所講的卻都是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道德這些東西，什麼時候你要提到主的救恩，他們就打岔。我不明白，但是裏面通不過去。我覺得說，這條路不對。所以結果我就退了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在那個時候，我成了一個頂孤單的人。神把我從一個非常熱鬧的環境裏，帶到一個頂孤單的環境裏。我沒有弟兄姊妹交通，那些活動我也不能參加，因此我只好一個人關在房間裏。在那個時候我只有禱告，只有讀主的話。那時候我的房間有三個人同住，我也顧不得他們，只管自己在房間裏跪在地上禱告，讀經。他們在那裏進進出出，做事講話，我什麼都不管。我就是在那裏要我的主，因為沒有這樣的話，我維持不下去了。我自己知道不行了。

就在那樣極孤單安靜的時候，神就開始對我說話。他蘇醒了我的靈魂。哦，如果神讓我繼續過我所願意的生活，我就不知道今天會走到什麼地方去。我從前偏行自己的道路，是犯罪的道路；現在得救了，有一個愛主的心，要為著他熱心，但是卻走了基督教遺傳的路。我以為說，這一個就是路了，到了那一段時間，神把我的環境完全改變，當我安靜的時候，他就開始在我的裏面發光。

這不是說，我底下要提的事情就是義路了。要知道，“義路”在原文裏是多數的。主耶穌說，我是“道路”，那路是單數的，但是在這裏，他為自己的名，引導我走“義路”，這路是多數的。單數是原則，多數是實行。單數是指主自己是我們的道路。一面說，我們今天是走在主的裏面，另一面說，主也是要在我們裏頭走出來。我們走在主裏面的時候，他是我們的道路，叫我們越走越接近他。但是他從我們裏面走出來，就變成我們在地上，一件一件事情上的義路。義路的意思就是正路。他要引導我們一步一步的走那一條義路，走那條能滿足神心的路。

受浸

我一面感謝神，把我生長在基督教的家庭裏，這是神的憐憫。但是另外一面，那個好的環境也變了我一個極大的難處。所以當我被主帶領到了這樣安靜的環境中，我就慢慢的羨慕倪弟兄他們所寫的東西。我就多看一點的書，也多在神面前有一點追求。慢慢的我摸到一條路，那一條路不是基督教遺傳的路，乃是主的義路。我願意提出一二件事情來，這些事情在你們身上根本不成問題，也不是多大的事情。我不過稍微舉一點，給你們看主是怎樣帶領我的。

我說過，我有兩個老師和一個同學，一同事奉。等到我們中學畢業，我這位同學就不念大學了。他做什麼呢？他搬到倪弟兄那裏去，跟他學習事奉主了。這個同學就是周行義弟兄，後來倪弟兄所有的講臺都是他記錄的。等到他去了以後，有一次我們幾個人又碰面，他就勸我說，你應當受浸。聖經告訴我們，信而受浸的人必然得救，你今天相信了；你應當受浸。那個時候我是美以美會的背景；當我的母親抱著我的時候，我就已經受洗了。所以當我的弟兄這樣勸我的時候，我與他兩個人就辯起來了。我說，受浸受洗不成問題，水多一點少一點有什麼關係？緊要的乃是我受過洗了，那就行了。這些外表的東西不必太注意，沒有什麼意思。如果你一定要受浸的話，那麼你應該到約但河去受洗。我當時辯得很得意，以為自己很有理。但是很希奇，從那件事以後，這個受浸的種子就種在我裏頭了。當我離開那個熱鬧的環境，進到安靜的裏頭的時候，主的靈就在我裏面一步一步的做工，給我看見，應當受浸，這一個是對的，是義路。

過了一個時期，我回到上海去。那個時候，很希奇，我的那個老師也搬到倪弟兄那裏去了。所以我去看他，也就到了那個地方。一到了他那裏，他又勸我受浸。我心裏真是難過。我明明知道他的話是對的，但是我有說不出來的苦衷。所以那個時候我表面上就與他爭，說，受浸不受浸沒有關係。我們兩個人講到末了，都面紅耳赤。結果他看看我這個人實在是硬，沒有辦法，他就不睬我，自己睡覺去了。他走了，我就一個人坐在那裏禱告。我說，主阿，我知道我應當受浸，但是你知道我的難處。我的父親是公會的牧師，是有名望的人。我今天在讀書，還沒有獨立。等有一天我學校畢業了，獨立了，我要順服禱，主阿；求禱體貼我的軟弱，答應我。我一定要受浸，但是今天不能。

當我正禱告的時候，忽然好像有人對我說話。有一句話來了，說，愛父母勝過愛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門徒。這句話一來，馬上抓住我。我知道我不肯受浸的原因，是因為我愛我的父親，我不願意傷他的心。但是那天主給我看見，愛父母勝過愛他的，不配做他的門徒。

那個時候我在主面前就說，主啊，無論怎樣我要做你的門徒。如果你把這一個當作條件的話，那我什麼都不管，我要受浸。我就決心要受浸。我知道倪弟兄住在樓下的那一邊，我就輕輕的下去，叩他的門。倪弟兄就出來，問我，你要做什麼？我說，我要受浸。他認識我的父母，所以就說，你的父親怎

麼辦呢？我說，我不管，我就是覺得要受浸。感謝主，那一天晚上，我就受浸了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當我受浸之後，我就清楚了，受浸這一件事，不是一個外面的儀式，乃是一條的義路。因著我那樣的順服下來，主在我的裏面就開始走路了。從前我的路可以說是遺傳的路，就是自己發熱心。但是從那一天順服了之後，很希奇，主在我的裏面就開始走路。我開始認識在這裏有一條路，是與所有基督教的路完全不同。我從前勝不過的罪，在受浸的那一天，就從我身上脫下去了，這實在是一條路。

擘餅

我受浸是在禮拜六，第二天就是主日。弟兄們到了主日晚上，都要擘餅紀念主，這又成了問題。我在公會裏面是一個熱心分子，我的父親就是那個禮拜堂的牧師，又是那個學校的董事長。我每禮拜都去禮拜堂，吃聖餐，沒有一次缺的。但是當我想到第二天要簡簡單單的到主面前來紀念主的時候，我裏面一面受吸引，覺得神的兒女應當這樣；用心靈和誠實來紀念主，這是對的，但是同時我也知道，如果我與弟兄們一同照著主所喜歡的紀念他，我回到家裏的時候，那個聖餐我定規吃不下去了。因為我很知道，那些和我一同到前面跪著領聖餐的人，有許多是新派的人，根本不信耶穌是神的兒子。我怎麼能與這一班人一同紀念主呢？我知道我不能。

所以我在主面前再禱告說，主阿，你知道，我這條路越走越難走了，從前我的道路很寬，到處都可以去。無論什麼地方開佈道會，奮興會，都可以看見我在那裏活躍，但是現在這條路越來越窄了。我說，主阿，我裏面只知道一件事，這是你的路，我必定走。怎麼走我不知道，我也沒有力量，但是我必須走。

那一天主日，我與弟兄們一同擘餅紀念主，我裏面覺得非常的甘甜。但是回家以後，我不敢講出來，這是我肉體的軟弱。我不敢對我的父親說，我已經受浸了。我也不敢對我的父親說，主在我裏面做了什麼事。到了禮拜天，我還是去禮拜堂做禮拜。那裏的聖餐是一個月一次，每一次到了吃聖餐的主日，我就想花樣，推辭有什麼事要做，有什麼地方要去，不敢明講。在那一年的中間，我是兩可的人，一面主在裏面吸引我，要我走義路，另外一面，我外面還是放不下。

到了一個時候，我在學校裏就找到四位同心的同學，每到主日就到一個課室裏，一同擘餅紀念主。我們什麼都不懂，就是覺得說，我們要簡簡單單的親近我們的主。過了半年，又知道在城的另外一面，一個醫院裏面，有幾位姊妹，我們就借一個姊妹的家，一同聚會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雖然離開現在有三十多年了，但是我還能記得，當時我們七個人在一個小屋裏頭紀念主，我們沒有一個人不流淚，主的愛摸著我們的心。

但是我一面在那裏要走主的路，一面又不肯放棄外面那條寬大的路。這兩條路越走距離越遠，所以走到後來，越過越沒有辦法同時走。在我裏面有一個感覺，神在這裏興起一個小小的聚會，叫我們一班人清心的服事主。而在這一班弟兄姊妹之中，雖然我是最年輕的，但是我是一個弟兄，責任無形中落在我的身上。如果我是這樣兩可的話，將來這條路怎麼走法？如果人加添的時候，怎麼辦？這是一篇糊塗帳。我知道現在必須完全放下基督教遺傳的道路，專心的來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到底要不要這樣做？我裏面掙扎得非常厲害。

計算代價

那個時候是一九三二年，正巧一個弟兄第一次到上海來，我也去上海見他，他給我的印象很深。我那個時候年輕，膽子也大；就對他說，弟兄，如果主引導你的話，請你到我們的城裏來幫助我們。等到我回去了，他竟然寫信來說，要來。於是我們趕快去借椅子，通知人來赴會。他來的是主日，早晨一堂，下午一堂；我們大家也一同吃飯。

感謝神，我們的弟兄第一篇的道，神就用它摸著了我。他那一次講路加第十四章，人如果要建造，需要坐下計算代價，看能造成不能，如果不能造成，就趁早甘休，免得造了一半給人笑。打仗也是這樣。他的意思就是說；你要坐下計算你的代價，跟得上跟不上。我聽了很受感動。

我們吃了中飯，休息一下，大家散開坐在椅子上。我就坐在椅子上禱告說，主，我一直不能好好跟隨禱，我裏面非常的不滿意。我知道我是個兩可的人，但是為什麼就是走不上去呢？是不是因為我沒有計算我的代價？那麼我現在就計算吧！於是我就坐在那裏算一算，我如果要跟從主的話，我要出什麼代價。我一算，我如果要跟從主的話，美國大概是沒有希望去了。我如果要跟從主的話，大學恐怕也讀不下去了。我如果要跟從主的話，我的父親也許會把我趕出來，我錢也沒有，地方也沒有，什麼都沒有，我怎麼辦？我從前對於前面的路有我的計畫，我的父親也替我計畫，很順，很大；但是今天如果真是要走主的路的話，什麼都完了，我前一步路都不知道，明天怎樣也不知道。當我在那裏計算的時候，越計算覺得代價越大，覺得這條路越沒有辦法走。

正在我計算計算，心裏非常難受的時候，我忽然好像看見主走到我的面前，他的頭上有血，手上腳上都是血。他對我說一句話，他說，我為著你舍去我的命，你為著我舍去了什麼？弟兄姊妹，當我看見主的時候，我禁不住流下淚來，我說，主阿，你這樣的愛我，我的命，我的血，都是禱的，我沒有話說。主阿，一切都是禱的，因為本來就是禱的，禱要我怎樣就怎樣，禱是我的主。

我這樣禱告了，心裏非常的平安，非常的快樂。但是等回到家裏試探又來了。前面的路好像一個大而可畏的曠野一樣，越走越難，怎麼走法？不能走。我有三天不能睡覺，也不能吃飯，到了學校上課的時候，先生講什麼我都聽不見。我裏面就是爭戰。但是當我裏面爭戰的時候，主一直在那裏吸引我，對我說，你不是已經告訴我嗎？你的命，你的血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我說，主阿，是的，我已經決定一切都是禱的，我要跟從禱。但是沒有辦法，裏面還是爭戰得非常的厲害。

過了三天，感謝主，他給我很清楚的看見，他的道路是什麼。我從前對於他的道路雖然有一點看見，但是人如果要我講，我講不出來，我還是糊塗。但是在那三天之中，主用他的話一直對我說話，把我裏面所有的疑問統統解決掉，他把他的路很清楚的擺在我面前。

單純走主的路

過了三天之後，我在主的面前說，主阿，好，我現在要起來走路。於是我就約我的父親，與他談話。我就告訴我的父親說，一年前我真對不起你，我已經受浸，但是不敢告訴你。我的父親很難受，他說，你為什麼不告訴我？我不會攔阻你的。你知道一個兒子不信任他的父親，實在傷父親的心。你為什麼不告訴我？我說，我怕，我怕你難受，我不敢告訴你。但是我現在已經定規，要走主要我走的一條路，這一條路不是你盼望我走的，但是我沒有辦法不走。

我講了以後，我的父親晚上不能睡，我也不能睡。家裏的人都怪我，覺得我不能這樣傷我的父親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沒有辦法。主吸引了我。主說，這一個就是他的道路，我必須往前走。

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，我在這裏只有一個感覺，我的主實在可愛。當我回頭想的時候，我根本不能說出代價。在這位主的面前，你能說出代價？如果他肯收留我，我是感激萬分。他沒有丟棄我，我心裏是感激萬分。我一直到今天，越過越覺得，在主的面前我一點代價都沒有出，都是他為我出了大的代價。他憐憫我，他收留我，我感謝他。

弟兄姊妹，他實在叫我的靈魂蘇醒，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。我相信這位牧人也要同樣的帶領你們。

主阿！

禱叫我願意我所不願意的！

禱拿我所不能給禱的！

主！求禱叫我願意。

—— 江守道《耶和華是我的牧者》

第四篇 死蔭的幽谷

“大衛的詩：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他使我的靈魂蘇醒，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。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禱與我同在；禱的杖，禱的竿，都安慰我。在我敵人面前，禱為我擺設筵席；禱用油膏了我的頭，使我的福杯滿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；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”（詩 23）

我們的主是我們的牧者，這是一件何等有福的事。我們這些人就像羊一樣。羊雖然很溫柔，但是羊很愚笨。我們這一個人也是何等的愚昧，如果沒有我們的牧人，我們今天已經不知道落到什麼地方去了。羊如果迷失了路，它自己是沒有辦法回來的，必須牧人去找它。羊也不懂得揀選，許多的時候亂吃，須要牧人多方保護看顧。所以我們今天有主做我們的牧者，實在是一件有福的事。

經過死蔭的幽谷

我們現在一同繼續來看，我們的牧人如何帶領我們經過死蔭的幽谷，與我們同在，用他的杖和他的竿安慰我們。

在巴勒斯坦的地方，當牧人牧養羊群的時候，他為著要揀選草場，許多時候必須各處走動。根據巴勒斯坦的地理，那裏有一個地方就是稱作死蔭的幽谷。有的時候牧人就要帶領他的羊群進入這個幽谷，經過這個幽谷，到另外一面的草場上去。當牧羊的人帶著羊群在那裏走的時候，他們從寬敞的地方，從光天化日之下，走入這一個幽谷，在那裏沒有陽光，十分陰暗，兩面山峰高聳；並且有的地方需要跳過去，因為中間是空的。雖然不是太深，但是因為兩面有石頭，羊到了那個地方一定要跳過去，否則的話沒有辦法渡過。到了這樣的時候，羊群都站住了，不肯往前，因為覺得這是非常危險的事。所以牧羊的人，就要站在旁邊趕他的羊，叫羊一頭一頭的跳過去。但是有的羊一跳卻掉下去了，這時牧羊的人就要用竿來鉤它。在牧羊人的手裏不但有杖；也有竿。杖是直的，是為著領羊，趕羊，竿帶著

彎鉤，是用以鉤羊。所以等到羊跳不過去，落下去的時候，牧人就要用竿把它鉤起來，帶它過去。

大衛是個牧羊的人，他知道那個地方的光景，所以他寫詩篇二十三篇的時候，他說，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但是我不怕遭害，我沒有懼怕，因為我的牧人與我同在。如果他不與我同在，我就有禍了，但是他與我同在，他的杖，他的竿都安慰了我。

很多的時候，在我們的觀念裏面，總是以為說，如果今天主救了我，做了我的牧人，今後我的生活一定是一帆風順的了，在每一個基督徒的思想裏面，差不多都有這一種的觀念。我們沒有信主的時候，憑著自己亂闖，闖得焦頭爛額，現在我們信主了，也把自己交給主了，有主帶領我們了，主既這樣的愛我們，甚至為我們捨命，那從今以後我這個人大概可以安穩了，樣樣如意了，一路順風了。這一個是許多基督徒天然的觀念。

但是事實不是如此。等到我們信了主，尤其開始來愛主，跟從主了，很希奇，我們常常發現，我們的路反而走到死蔭的幽谷裏面去了。我們的牧人既是為自己的名引導我們走義路，那麼箴言不是告訴我們說，義人的道路越走越明，直到日午嗎？但是很希奇，在屬靈的經歷上，我們越走義路，我們的路反而越窄小，我們越走義路，太陽反而不見了，甚至進到死蔭的幽谷裏去了。我們的裏面就很不明白，有的時候甚至於懷疑說，是不是我們的道路走錯了？如果我們的路是對的，怎麼會落到這樣的情形之下呢？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我們要看見，牧羊的人帶領他的羊群，乃是經過死蔭的幽谷，並不是進入，住在死蔭的幽谷。這一個不過是一個過程，牧人沒有意思要他的羊群留在裏頭。他帶它們經過的原因，乃是因為在那一邊有更豐富的草場，如果不經過這個幽谷，就沒法到那一邊去。

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，當我們跟從主的時候，如果神帶領我們經過死蔭的幽谷，我們不要懼怕。主絕沒有意思要帶我們死在裏面。你知道沒有信心的人就是這樣說。當神帶領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時候，神帶他們經過大而可畏的曠野，他們就在那裏發怨言說，神把我們帶到這裏來，是要我們死在這裏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這是沒有信心的人所說的話。事實上，神把他們帶進大而可畏的曠野，目的乃是為著帶他們進入流奶與蜜之地。

所以真是盼望，在我們屬靈的道路上，我們能認清這一件事，我們不要以為說，今天我們信了主了，跟從了牧者了，所以我們的道路越過越光明。不錯，就著我們的裏面來說，義人的道路是越走越明，直到日午的，我們越走這條路，就越看見我們的主，裏面就越光明。但是就著我們的外面來說，我們走義路的時候，可能要經過非常狹窄的路，有時好像沒有路了，需要跳過去。當我們這樣走的時候，願我們的心不害怕，因為知道我們的牧者是與我們同在的，他要帶我們過去。就是有的時候我們過不去，他也要用他的手來扶持我們，把我們帶過去。

神的同在與祝福

我回想主在我身上的帶領，也是這樣。我前面已經說過，神藉著那位弟兄的道說明了我。當時我們請他來，除了在主日講了兩次道之外，我們還安排請他在一個護士學校和醫院裏面，向著一班護士醫生傳福音。在那幾天的聚會裏面，很希奇，實在有神的工作，那個學校裏面所有的護士和醫生，除了兩個之外，其餘全部得救了。

那個時候正是護士畢業班考會考的時候，她們這一班初蒙恩的人，心裏實在要主，要聚會，要聽主的

話。但是這是她們會考的時候，她們將來能不能得著執照，做護士，就系在這個會考上面。她們的校長也是個姊妹，她心裏著急的不得了。她一面很喜歡看見她們來聚會，但是一面責任太重，如果這些畢業班的人都來聚會，不好好的預備，會考考不及格的話，那不但她的學校要丟臉，就是這些護士將來的前途也大成問題，那怎麼辦？

所以在那個時候，大家只有仰望主。我們相信說，一切在主的手裏。我們一面不敢攔阻這些姊妹來聚會，（我們是天天有聚會），但是另外一面，我們實在為她們擔心。我們覺得一個信主的人應當有好的成績才能榮耀主，如果我們非常熱心，天天聚會，考試卻是不及格的，那麼怎麼辦？主怎能得著榮耀？所以我們只有仰望主，只有禱告。

等到會考那天，我們的姊妹，就是校長，想在考前在課室裏替她們溫習一下，所以她就在黑板上。寫了幾個題目，解釋給她們聽。等到她寫完，說完，時候到了，就要考了。我們知道，當初她們的考卷都是中華護士會出的，連本校的校長都不知道。考題出了之後，用密封封起來，送到她們學校，放在保險箱裏，這時候校長把一些題目溫習了一下，就把考卷拿出來，分給這一班的學生。考卷一分，底下就拍起手來了。校長一看，題目竟然就是剛才她在黑板上寫的，她就趕快把黑板上的題目都擦掉。感謝神，那次會考的結果非常優秀。所以在這裏給我們看見，神的工作實在是奇妙。我不是勸弟兄姊妹不要預備讀書，天天盼望這樣的神跡。我在這裏提這件事，乃是要大家看見說當神的靈做工的時候，實在有奇妙的事發生。

在那個時候，我們的心實在火熱，實在覺得神與我們同在。你看神的工作是多奇妙，一下增加了許多弟兄姊妹。我們看主這樣祝福我們，我們心裏實在高興。我們覺得說，我們的神是可稱頌的。

進入幽谷

但是，就因著神祝福我們的緣故，我們就被帶到死蔭的幽谷裏去了。神這樣的眷顧我們，我們在所住的地方有了這樣的見證，照理說，我們都是微小的人，應當不被人注意的。可是很希奇，因著我們這樣的聚會，就引起了很大的誤會，很大的反對。這也難怪，因為我們的這些姊妹都是在一個醫院裏面，那個醫院是個基督教的醫院，他們有自己的禮拜堂，也有牧師，也有外國的宣教士。但是這一班姊妹得救了之後，她們的心那樣清心的渴慕主，就發生了一個難處，她們不去那個禮拜堂聚會，到了主日的時候，只要不上班，就成群結隊的往外面跑。這樣一來，就惹起了他們的忌恨。神在那裏做工到一個地步，甚至一個外國人，是那個護士學校裏一個主要的人，也到上海去受浸了。所以這樣一來，事情鬧得更大了。我們實在不過幾十個人，並且大部份都是年輕人，算不得什麼，也沒有勢力，也沒有地位，應當沒有人注意我們。但是很特別，結果鬧到滿城風雨。

在我們那個城裏，所有的公會為著我們開了三天的大會，他們所有的宣教士、牧師、院長、校長，都聚集在一起，開會討論我們的事情，把我們當作瘟疫一樣。很不幸我的父親也必須參加，他們在大會裏面討論我們，當著大眾指摘我的父親，因為我這個人乃是那次“瘟疫”的主體人。我的父親非常有智慧，他在那裏只說一句話，他說，如果這個是出於神的，你們這樣做就是反對神，如果是出於人的，他們自己會下去。他用迦瑪列的話答復他們。我感謝神，我的父親為著我的緣故受了許多苦，受了許多難為，但是他回到家裏對我一句話不提。這些事都是我從外面聽到的。

那個時候他們開會的結果，就決議把護士學校裏的護士長、校長趕走，那些留在學校裏教書的老師和

護士們都必須簽字，答應以後不到我們中間來聚會，如果來聚會也要開除。我雖然也在教會學校裏頭念書，但是因為我的父親是董事長，所以我就占了便宜，他們沒有對付我。不過當我看見弟兄姊妹所受的難為，我裏面實在痛苦。我巴不得這些難處落在我的身上，然而不能，神看我不配。我的弟兄姊妹就是為著要清心跟從主，受了很多的苦。這許多的難為不是世界給他們的，乃是基督教的世界給他們的。那個逼迫是人所難以忍受的。

主的安慰與扶持

哦，在那一段的光景中，按著環境來說，我們真是進到死蔭的幽谷裏去。我們要單純的跟從主，但是撒但不許我們，它興起了基督教的世界，要把我們這些人壓碎。但是感謝神，在那樣的艱難中，主與我們同在。當我感覺難處太多的時候，當我裏面擔當不起的時候，我就唱詩。有一首詩（附在本篇後面）是我常常唱的。我回想當時的情形，裏面覺得甘甜。雖然外面的環境是那麼艱難，但是我裏面的喜樂真是滿足。我不願意換一個環境，因在那個環境裏，我可以說時時刻刻有禱告，真是覺得主與我親近。

雖然如此，有的時候我也灰心。那時候我們一禮拜有好幾次的聚會，我們還幼稚，不懂得什麼叫做配搭事奉。當時因為弟兄很少，所以差不多的事情我都做。我每次聚會總是先到聚會的地方，到了就開大門，打掃乾淨，排好椅子，等到人來了，我就開始領詩、禱告、講道，這些差不多都是我做的。那麼等到完了之後，我就送他們走，走完了就關門，然後才回家。那個時候我對主的話認識也不夠多，但是很清楚，我騎腳踏車去聚會。那一天不曉得什麼原因，灰心至極。我覺得這樣的跟從主太苦了，心裏就說算了，算了，不要這樣下去。但是當我在那裏灰心的時候，主的話就來了：你要做我的門徒嗎？人如果不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，就不配做我的門徒。哦，當主的話來的時候，我的裏面實在有能力，裏面馬上起來了。

在那段的情形之下，我差不多沒有時間讀書。我除了上課之外，差不多都不在家。我去看望這一個，去看望那一個，盼望彼此得點安慰，得點勉勵，如果不是這樣的話，我們站不住。所以差不多我這個人總是在外面，家裏都看不見我。我的母親為我非常擔心，她以為說，這樣怎能算是讀書呢？但是感謝神，神特別憐憫我，叫我不至於羞辱他的名。我在那樣的一段時間，雖然很少有時間讀書，但是成績並不算壞，所以後來我的母親就放心了。我在這裏說這些話，乃是為著榮耀主。我的父親看見我東奔西跑，一天到晚不在家，起先也為我懼怕，怕我的同伴不好，叫我走迷了路。以後他在旁邊打聽，知道了我的真相，他也放心了。他以後告訴我說，我這樣的做，他完全把我放在主的手裏。他從來沒有攔阻我，從來沒有講一句話，他就是把我交在主的手中，相信主會帶領我。

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在我身上實在是滿了憐憫，我們就是這樣的往前走。“我雖然經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禰與我同在，禰的杖，禰的竿都安慰了我。”所以我們不必懼怕。如果我們今天要跟從主的話，我們總要經過死蔭的幽谷，但那不過是死蔭的幽谷，那並不是死。當我們經過的時候，在我們的感覺上固然像死了一樣，但是在那一邊，我們就嘗到復活的滋味。我回想的時候，在我一生之中，我與主最親近的時候，就是那一段的時間。在那一段的時間，我的主實在是時時刻刻與我親近。如果不是這樣的話，我實在站立不住。感謝神，後來這些逼迫慢慢的過去了，我們還是照樣的一同來跟隨主。

改正服事主的觀念

到了我大學畢業，我的前途又成了大問題。我的父母告訴我，當我很小的時候，我就要做傳道人。我想也許因為我父親做牧師，小孩子總有點模仿性。以後當我得救的第二天，就是那個奮興會的最後一天，主講人接著老規矩叫大家奉獻，做傳道。我還記得很清楚，在講臺的前面有一幅大的中國地圖，那個傳道人在那裏說，你看中國是那麼大的地方；你今天願意把你自己獻身給主嗎？你願意到哪里去傳道？凡願意的可以上來，把你的手指在那個地方。那個時候我實在是火熱，因為主才救我，我深深的被主的愛摸著，所以那一天我就把我自己獻上了。在我這個幼稚人的思想裏頭，我有雄心，我有大志。我說，不傳道則已，要傳道越遠越好。不服事主則罷，如果要服事主，就揀一個最難的地方。那個時候我一看那個地圖，就說，蒙古就是我要去的地方。我就揀選了蒙古了。

你們今天覺得好笑，但是我那時候非常認真。從那一天開始，我就準備自己。我開始注意一切關乎蒙古的事情，研究關乎蒙古的人文、地理、歷史。同時我天天為這件事情禱告，求主準備我，讓我有一天能到蒙古為主犧牲去。

你知道，所有得救的人多多少少都有這樣的故事。雖然那不一定是出於神的，多是出於人的無知，但是那個心是每一個人應當有的。在那個時候我很認真，我有一年的工夫，沒有一天不為這件事情禱告。我讀到一些外國教士到蒙古傳道的書籍，他們所遇到的艱難並沒有嚇退我，反而加重我裏面的心。我說，無論如何，我要到蒙古傳道去。

但是等到主光照我，給我看見他要帶領我走的道路，我就清楚了。我知道說，在我從前的思想中，要傳道，要服事主，那只是基督教遺傳的部分。學校畢業了進入神學，神學出來就做牧師，先在小禮拜堂做牧師，然後越做越大，搬到大禮拜堂裏去。在我的觀念裏頭，服事主就是那麼一回事。那麼我現在要到蒙古去傳道，要這樣傳法就不行了。該怎麼傳法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就禱告，我不知道主要怎樣的帶領我。

到了後來，慢慢主在我裏面就帶領我；叫我看清楚了。我才知道服事主不是地方的問題，也不是自己奮勇投軍的問題。我有那樣的心願要到蒙古去，是因為我當時還有一點少年的野心，覺得說，我要轟轟烈烈的為主做一番事業。我還有一位英雄氣概的心理。所以後來主慢慢的帶領我，給我看見，這一個不是主的意思。我的道路應該擺在主的手中，讓主來揀選。主要怎樣的用我，這是他的事情，他如要我帶著職業來服事他，我感謝他。他如果要我拋棄職業來服事他，我也感謝他。我這個人或生，或死，總是主的人。所以在那個時候，我就撇下一切，也不再想去蒙古，我對主說，主，禱要我到哪里都可以。

撇下一切服事主

當我大學畢業的時候，我就在主的面前禱告，我要到哪里去？在我的心願裏頭，我是沒有一個時刻不要服事主的，但是我有兩個感覺：第一，我覺得自己不配，也不夠。我在主面前說，主阿，如果我要這樣出來服事你，我連聖經的知識還不夠，怎麼可以呢？主阿，你讓我再等一等。第二，我捨不得這一班弟兄姊妹。我如果離開他們，誰關心他們？我那個時候年紀輕，以為自己是大得不得了的人。我不知道，一切在主的手裏。當時我愛他們，他們好像是我的羊一樣，我要與他們在一起。所以我在主面前就要這樣做，我自己就到處找職業。

當我這樣尋找職業的時候，有一天一個弟兄到我家裏來看我，他特地坐火車到我家裏來，對我說，倪柝聲弟兄和我都覺得，你應當出來與我們一同事奉主，所以你應當到上海去。我對他說，弟兄，我不能這樣做。我就把我的理由一條一條講給他聽。他說，不行，你如果不去，我就走不開。我要回北方去了，所以你必須要來。你不答應我，我就沒有辦法回去。那個時候我年紀輕，給他三勸五勸，裏頭覺得不好意思，所以就對他說，我答應你到上海，但是我不能答應到上海住多久。就這樣，我到了上海。但是到了上海僅僅一個禮拜，我又溜回來了，因為在我的裏面，我實在捨不得那些弟兄姊妹，另外一面，我也實在感覺自己不配。

就在那個時候，有一件事情發生了。在我們的聚會中間，姊妹很多，弟兄很少。有一個青年的弟兄，剛剛中學畢業，我很愛他，待他真是像我的小小弟弟一樣。哪知就在他放假的時候，他與幾個同學到河裏去游水，淹死了。因為他的家在別處，人家就通知我，要我辦理他的後事，一面通知他的父母來。當我把他的後事辦了以後，那一天我回到家裏，我不能睡覺。我在神面前，與神辦交涉，我整夜與神過不去。我說，神阿，你知道在我們這裏，只有幾個弟兄，這一個又是少年弟兄，你怎麼可以叫他死？神阿！你做這件事情不對。我在床上整夜翻來翻去，就是過不去，埋怨神，向神發怨言。我認為神做這事情完全錯了，我不能接受這件事。

我這樣掙扎了一整夜，第二天早晨我到客廳，向神跪下來禱告，還是在那裏埋怨神。我說，神，這件事情不該有，你為什麼讓這件事臨到我？哦，弟兄姊妹，在我的裏面像進到死蔭的幽谷一樣，我裏面是滿了黑暗，滿了死亡。

但是當我在那裏禱告的時候，忽然主對我說話。雖然不是耳朵能聽見的，但就好像有一個人對我說話。主說，你要知道，這個弟兄死，是為著你死掉的。我聽了這話，完全不懂。怎麼這弟兄死，是為著我死的呢？主說，你看，他年紀那麼輕，但是他死了。你說要服事我，但是還要等一等。如果你像這個少年人今天過去了，你能服事我嗎？當主這樣問我的時候，我裏面忽然清楚了。我說，主阿，如果這是禱的呼聲，如果這是禱的旨意，我就什麼都不管了。雖然我承認我這個人不配，完全不配，雖然我也捨不得我的弟兄姊妹，但是如果這是禱的旨意的話，就隨禱的旨意，我可以，我答應。

當我這樣答應下來的時候，我裏面就平安了。我就找我的父親，兩個人在客廳裏坐下來商量。我把主在我身上所做的事都告訴了父親。他說，我的兒子，你說你不清楚神呼召你，我說，我很清楚，我知道神已經呼召你了。雖然我知道你不會與我在一起，但是只要你服事神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我看到你在那裏找職業，我知道不會成功的，所以我站在旁邊看。他說，我心裏歡喜，我願意把你給主。所以我們兩個人就跪下來禱告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直到今天，我父親的禱告一直記在我的心中。他在那裏禱告說，主阿，我感謝禱，因為禱揀選了我這個兒子來服事禱。神阿，不但這一個，我所有的兒子都願意給禱。他就在那一天，把我交托在主的手裏。哦，弟兄姊妹，從那一天我就決定了，我就離開家了，大概第二天，我就到了上海。

學習事奉

但是在那個時候我很幼稚，我是一個青年的人，剛剛學校出來，什麼都不懂。我到了上海之後，住在福音書房的樓上。那個時候，倪弟兄常常生病，差不多不大見面，有時一個禮拜見一次，那時我的裏面受不了，覺得太孤單了。但是上海的弟兄姊妹非常愛我，雖然我年紀那麼輕，什麼也不懂，這些弟

兄姊妹屬靈的情形，聖經的知識不知要比我高多少，但是，他們肯坐在那裏忍耐我，聽我講道。我實在滿心感謝神，是他們托住我。我在那裏學習，學習怎樣事奉主。

那個時候我們事奉主，並沒有人好好的訓練我們，看顧我們，就是讓我們在主面前單獨的仰望神，一切的功課都得從頭學起。我提一件講道的事情。你知道在那個時候，在主日的講道聚會，那真是叫人提心吊膽。一想到弟兄姊妹知道的那麼多，我這個年輕人什麼都不懂，真是在主的面前提心吊膽。但是最叫我覺得為難的，就是他從來不告訴我，我什麼時候講道，他就把我掛在半空中。到了禮拜天早晨，九點鐘就要講道了，在七點鐘他差人送一個條子來，上面寫著說，我來就是我講，如果我不來，就是你講。所以在那個時候，我真是怕，天天提心吊膽，時時刻刻要準備好，因為不曉得到時候到底是倪弟兄來呢，還是我講。我不知道倪弟兄是不是故意這樣做的，我不知道。也許他是故意這樣做的，為要訓練我，要我時刻準備。但是我告訴你們，這個味道不好受，非常的難受。但是感謝神，就在這樣的情形中間，我有一點的學習。

感謝主，不但倪弟兄帶領我，幫助我，還有年長的姊妹也幫助我。有的時候，我講了道，領了會，去看她們，與她們交通，她們就很直的告訴我，那一天在什麼地方不對，那一天在什麼地方夠不上，那一天那樣的靈是對的。她們在那裏指導我，在那裏教訓我。這也叫我得了許多的幫助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們中間今天有人蒙主憐憫，要服事主，而在你們各種的服事上，有人在那裏帶領你們，有人在那裏幫助你們，有人在那裏憑著愛心指摘你們，我盼望你們要覺得，這是神給你們的特別恩典。那個時候雖然有這些東西，但是很少。一個年輕的人必須暗中摸索，許多的事情沒有辦法講，許多的難處沒有地方講。所以今天神給你們有這樣好的環境，有這樣好的帶領，有弟兄姊妹幫助你們，甚至用愛心向你們說實話，我盼望你們要在主面前有感謝的心，這一個是神對你們特別的恩待。

那個時候，有時人請倪弟兄出外講道，倪弟兄沒有辦法去，他就要我替他去。他叫我去我就去了。我還記得，有一次在信心的功課上我失敗了。我想我講給你們聽也不要緊，我就是這樣一個沒有信心的人。有一次倪弟兄叫我到河南開封去，替他講道。但是他這樣叫我去，卻不替我買火車票，什麼都不替我安排。我那時已經離了家，不接受家裏的供應，當時口袋裏也沒有錢，所以非常困難。倪弟兄要我去，我就得去，但是我怎麼去法？我沒有路費去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神安排了這個環境，叫我的弟兄忘記，這是神要我學功課，要我到他的面前好好的禱告。但是那個時候我幼稚，我年輕，我沒有信心。我雖然也在那裏禱告。可是一天一天過去，沒有什麼事發生；我的心裏就急起來了。我想如果是這樣，那怎麼辦？我數一數口袋裏的錢，還夠回家，所以那個時候我不信的惡行來了，我就要買票回到我的家，向家裏的人要一點錢去。我心裏頭就有這不信的噁心。在我沒有動身之前，我去看一位年長的，在工作上同工的姊妹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原因，大概是因為我沒有信心，我就把這事講出來了。我一講出來，那個姊妹就跳起來了，她說，倪弟兄怎麼連車票也沒有替你預備呢？哎呀，他定是忘記了。她趕快替我預備了火車票，因此我就去了。

我當時對這件事，裏面還沒有多大的感覺。我覺得今天我替倪弟兄出去，他自然要替我預備車票的。這個責任是在他的身上，不在我的身上。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就去了，在那裏領了會，良心也很平安。但是等到一領了會，良心就不平安，在神的面前覺得不對了。今天我是被主差遣出去傳道的，不是倪

弟兄差我去的，怎麼我要人預備，自己一點信心都沒有呢？我把我的缺乏說出來，叫人替我預備，我這個信心在哪里呢？我的裏面就很不平安，非常的受指摘。過後我就對付這件事。我把錢去奉還，並且寫了一封信，承認我沒有信心。我說，在當時，我實在沒有信心，但是主給我看見，我今天願意對付這件事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當人要去一個地方，而口袋裏沒有錢，那個味道真是難受，像死亡一樣。但是我掉下去，主又用他的竿把我鉤起來了。感謝神，雖然在這幾十年中，不是沒有難處，不是沒有失敗，但是我能作一個見證，我的主他的供應從來沒有斷絕。我感謝我的主，他知道我的軟弱。很多的時候，他奇妙的帶領我，用他的杖領我，用他的竿把我鉤起來，叫我今天還能在這裏作見證。這不是我的信心，乃是他的可信。

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，讓我們放心的讓他來帶領。如果今天是我自己進到死蔭的幽谷裏去，我爬不出來。但是如果他領我經過死蔭的幽谷，我就不怕遭害，因為他與我同在，他的杖，他的竿都安慰我。

一 我若稍微偏離正路，我要立刻舒服；

但我紀念我主基督，如何忠心受苦。

二 我今已經撇棄世界，所有關係都解；

雖然道路越走越窄，但我在此是客。

三 管他世人怒目白眼，我只求主笑臉；

群眾雖然喜歡外貌，但我要主的“好”。

四 我心所望不是偉大，不是今生通達；

我願現在卑微事主，那日得他稱許。

五 我今每日舉目細望，審判台前亮光；

願我所有生活工作，那日都能耐火。

六 讓你們去得著名聲，富足、榮耀、友朋，

讓你們去得著成功，讚美、從者、興隆。

七 但我只願孤單、貧窮，在此不求亨通；

我心切望忠誠跟從，我主到了路終。

八 因我知道，主在此世不過得著一死，

所以現在我無他望，只望因他失喪。

九 我的榮耀還在將來，今日只得忍耐；

我決不肯先我的主，在此世界得福。

十 那日我要得著冠冕，主要拭我淚眼！

今日主既仍舊遲延，我要忠心進前。

—— 江守道《耶和華是我的牧人》

第五篇 膏油與福杯

“大衛的詩：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他使我的靈魂蘇醒，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。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禰與我同在；禰的杖，禰的竿，都安慰我。在我敵人面前，禰為我擺設筵席。禰用油膏了我的頭，使我的福杯滿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”（詩 23）

擺設筵席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我們的主實在是一位可愛可親的主，我們有這樣的一位主來做我們的牧者，我們還有什麼懼怕，什麼放不下的。當大衛寫這一首詩的時候，他一面想到自己怎樣看顧羊群，一面就聯想到天上的這一位神牧養看顧他，遠超過他牧養他的羊群。所以他告訴我們說，在我敵人面前禰為我擺設筵席。

我們知道，羊是非常愚昧，愚昧到一個地步，沒有辦法分辨什麼草是好吃的，什麼草是有毒的，它沒有這個知識。所以所有的牧人都要做一件事，當他帶領羊群的時候，他需要走在前面，仔細察看草場上的草。如果他發現有毒的草，就要把他拔除。這樣他才能放心的讓羊群在草場上自由的吃草。所以它們所吃的都是滋養的，都是有益的。

當這些羊在那裏吃草的時候，牧人就坐在旁邊比較高的地方，仍舊看顧它們。雖然在表面上好像他把羊都放在草場上，可以很自由的走來走去，很自由的吃草，但是實際上他在暗中一直在那裏注意，一直在那裏留心。為什麼？因為有的時候會有豺狼野獸來侵襲。那時候，牧人就奮不顧身的抵擋那些惡獸。我們記得，大衛自己也曾見證說，當他看守羊群的時候，有時來了熊，有時來了獅子，把羊銜去了，他就趕上去把羊搶下來，並且當熊和獅子起來攻擊他的時候，他就揪住它的鬍子，把它打死了。牧羊的人這樣為羊舍上一切，所以當大衛寫詩的時候，他說，在我許多的敵人面前，他為我擺設筵席。羊的敵人很多，有的是那些有毒的草，有的是四圍的野獸。但是在眾敵人的面前，我的牧人為我擺設一個豐富的筵席，叫我在那裏享受的時候，裏面沒有懼怕，不用擔心，非常的坦然。你知道野獸吃東西，都是慌慌張張的，因為怕有什麼仇敵要來。但是羊吃草的時候，一點沒有驚嚇，非常坦然，因為它知道有牧人在那裏看顧它。

用油膏頭

“禰用油膏了我的頭。”羊很愚昧，很容易受傷。有的時候羊把頭伸到荊棘裏去了，所以就有受傷的地方。等到了晚上，當牧羊的人把羊群帶回圈裏的時候，他就站在圈的門口，一面數點他的羊，一面察看他的羊。有的時候，有的羊把耳朵刮破了，有的時候，有的羊把頭刮破了。在那個時候，這個牧羊的人就像醫生一樣，他看見有受傷的地方，就用膏油替它塗一塗，叫傷痕能得著醫治。有的人告訴我們，這裏所說“禰用油膏了我的頭”，可能就是這個意思。

當然，從另一面來說，抹膏也是猶太人的風俗。如果有人擺設筵席，請了很尊貴的客人，那麼當客人來到的時候，主人要做幾件事：一件是要有使女替他洗腳。因為那時他們都是穿拖鞋，沒有襪子，而街路也不乾淨，所以人從外面進來的時候，腳上總是沾了許多的塵土。因此當客人來的時候，頭一件事就有使女替他洗洗腳，叫他得著舒暢。除了這個之外，還有第二件，就是主人要起來用膏抹他的頭。你記得主耶穌到法利賽人西門家裏吃飯的事。當我們的主在那裏吃飯的時候，有一個犯罪的女人偷偷

的進來，站在主耶穌的腳邊，（他們吃飯是躺著吃，所以腳在後面），一直在那裏哭，用她的眼淚濕了主的腳，然後又用膏油抹了主的腳，並且連連親主的腳。那個法利賽人就在心裏說；如果這一個人是先知的話，應當知道這個女人是怎樣的一個女人。我們的主就轉過來說，西門，我要問你一句話：一個債主，有兩個人負了他的債。一個欠五十兩銀子，一個欠五兩。但是債主都把他們赦免了。請問哪一個人愛這個債主更多？西門說，當然是多得恩免的人。主說，是的，你斷得不錯。你請我來吃飯，沒有替我洗腳，沒有與我親嘴，也沒有用膏油抹我的頭。但是這一個女人，她用眼淚洗我的腳，她用嘴親我的腳，她用膏油抹我的腳。因為她的愛多，她的赦免也多。但是赦免少的人，愛也少。

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我們若把以上這兩個背景放在一起，那是非常美麗的。這一面給我們看見，我們的主對待我們，如同上賓一樣，他真是用膏油來塗抹我們。另外一面，我們多少時候，因為愚昧，受了傷，我們的主就在那裏醫治我們的傷。

福杯滿溢

“使我們的福杯滿溢。”知道猶太背景的人告訴我們，羊不只容易受傷，也容易生病發饒。很希奇，羊這種動物很軟弱，很容易受涼發燒。發燒的時候，它的頭就脹了，就糊塗了。所以等到牧人帶羊回圈的時候，牧人也要很注意的在那裏看。他如果看見有一頭羊模樣好像發燒了，好像有一點糊裏糊塗了，他就把這頭羊拉出來。據說那個時候在羊圈的門口，都放了一桶的涼水。如果他看見有什麼羊發燒了，他就把羊的頭放在水裏一浸。這樣一浸，羊就清醒了，水就從盆裏溢出來了。據說大衛這裏所寫，叫我的福杯滿溢，就是這樣的滿溢。我想這恐怕是我們想不到的。但是這是知道猶太背景的人告訴我們的，我想也很有意思。

就在這裏給我們看見，我們主的看顧是無限量的。他不但在敵人面前為我們擺設筵席，並且我們所有的軟弱，所有的疾病，他都替我們醫治。

一生有恩惠慈愛

因著牧人這樣愛護的緣故，當羊躺在圈裏的時候，它不能沒有感觸。它本來是昏昏沉沉，不能思想的，但是現在它清醒了，裏面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平安。所以當它躺在圈裏的時候，就在那裏說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。它這樣的思想並不是幻想，乃是有根據的，這個根據就是它以前的經歷。牧人在這只羊身上做了許多事。他帶領這頭羊到青草的地上，叫它吃得飽足，躺在地上。他領這頭羊到安靜的水邊，喝足了，在那裏非常舒服的休息。他蘇醒這一頭羊，為著自己的名引導它定義路。有時雖然走到死蔭的幽谷裏，但是羊也不怕遭害！因為他的杖，他的竿一直在那裏帶領。在敵人的而前，牧人為它擺設豐富的筵席。等到晚上回到圈裏來，牧人又這樣的看顧它。哦，如果這一頭羊有感覺的話，有思想的話，它一定會想說，我有這樣的一位牧人，我一生的問題都解決了。我從前隨著自己的意思奔跑，迷路在曠野，我難得能過一天像這樣豐富的生活。但是今天我在牧人的率領之下，我這一天實在是榮耀，實在是豐富。所以它就在信心裏宣告說，我一生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。恩惠，因為他是滿了恩典的主。慈愛，因為他是滿了憐憫的主。當我走路的時候，他有恩惠來扶持我。當我軟弱跌倒的時候，他用慈愛來挽回我。

哦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是跟著牧者走的，恩惠和慈愛就跟著你。如果今天你不跟著牧者，那恐怕也沒有恩惠，也沒有慈愛。不過在這個羊的感覺裏，它覺得說，我要跟他。我已經揀選了他。

他在我的身上一直證明給我看，他是怎樣的一位牧者，所以我一生一世要跟從他。我也知道，恩惠和慈愛要從他那裏隨著我。

這一首的詩每一句的話都是他，他，他。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；他領我到可安歇的水邊，他蘇醒我的靈魂，他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，他安慰我，他為我擺設筵席，他用油膏我，他使我的福杯滿溢。你看見在這裏什麼都是他做的，什麼都是牧人做的。都是牧人的恩典，都是牧人的帶領，都是牧人的看顧、餵養。都是他做的，我什麼都沒有做。我不過在這裏跟隨他，享受他，領受他的恩典，接受他的看顧。

永遠住在殿中

到了最後，在這只羊的感覺裏面，就自動的說一句話：“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”這意思就是說，他在我的身上既有這樣豐富的恩典，他向我既證明這樣豐富的愛，我今天也有一個心願，要到他的家裏去，一直住到永遠。換句話說，在這只羊的感覺裏面，它愛它的牧人，願意與牧人永遠聯結，永遠交通。

我們都知道，在新約的裏面，耶和華的殿，或者神的家，是指著教會說的。所以這句話應用在我們的身上就是說，我在他那裏有這麼多的享受，我也願意給他享受。我願意把我自己獻上，與我的弟兄姊妹合成一個家，讓神能住在裏面，得著安息，得著敬拜，得著愛戴。所以你看見到了最後，在羊的感覺裏面，它也願意為著它的主人，叫主人得著安慰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這是很自然的現象，這是很自然的結果。一個人如果被主的愛摸著，他自然會有一個感覺，我也要我的主來享受我，我願意與他不斷的交通，我願意成為他的殿，我願意他在我裏面居首位，我也願意他能得著我的敬拜和我的事奉。

得著聖靈的恩典

我們要說到神的恩典，那真是說不盡的。我們到永世的裏面，還要述說他的恩愛。我在這裏，只挑兩件事出來，作一個見證，神的恩愛實在是奇妙。

我前面說到，主怎樣帶領我出來，與弟兄們一同事奉主。那時候我雖然有一個愛主的心，但是我很幼稚，很軟弱。所以過了一段時間，在我裏面就發生了一件極大的問題，我覺得我的事奉沒有能力。所以我就在主的面前，常常有禱告。如果說我的奉獻不夠，我願意在主的面前再奉獻。如果說在我裏面還有什麼攙雜，什麼罪惡，我也願意在主的面前一再的認罪，一再的求光照。但是在那一段的時間，我總是覺得軟弱，沒有力量。

這是一九三一年的事。正在那時候，我們的倪柝聲弟兄，在他的裏面也有這樣的感覺。他是在我前面帶領我的弟兄，我是覺得他很有能力，講的道對我也有作用，但是我不知道在我弟兄的感覺裏也是不滿足，不夠。結果他到北方去了，在北方神眷顧他，他得了一個極大的復興。等到他回來之後，他就召集我們幾個同工，大概一起不過七、八個人。他就告訴我們，他在北方的時候，神怎樣的眷顧他，他怎樣在神的面前蒙了恩典。我們這些同工聽了，裏面渴慕到了極處。我們巴不得說，神也能同樣眷顧我們，叫我們裏面蘇醒過來，得著能力，為他作見證。

我記得很清楚，那一天我回家去，我在路上心裏有一個禱告，我說，主阿，求禰把禰的能力賜給我，沒有禰的能力我不能事奉。我不是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，我要禰的能力，是為著禰的工作。我裏面實

在是渴慕到極點，可以說在我的思想裏面，在我的心裏面，就是渴慕主的能力。我一直在主的面前對付自己。因為倪弟兄告訴我們，我們要對付自己，看看裏面有沒有不純潔的地方，是不是為著自己，所以我就在主的面前不斷的對付。對付到一個地步，憑著我所知道的，我覺得說，在我裏面都是為著主，沒有一點為著自己。我在主的面前一直禱告，盼望主的能力護庇我，因為我覺得自己太軟弱。

到了第二天早晨，我們聚集在一起禱告。我們大家俯伏在主的面前，謙卑在主的面前，那時主的靈就臨到我們。唉呀，有一位老姊妹，從來也不懂音樂，也不大會唱詩，但是當主的靈護庇她的時候，她就唱出非常美妙的靈歌來。我雖然不會唱歌，但是很會聽，我承認很少聽過這樣好的音樂。

當我看見有的弟兄姊妹蒙了神的恩典，我裏面更是著急萬分。正像我要得救的時候所想的，怎麼別人都會得救，就是我不會得救呢？這時我也是這樣的感覺，為什麼別人都會得著聖靈，就是我得不得著？我在主面前真是迫切的禱告。我說，主阿，這怎麼辦？禱知道我要禱的能力，不是為著我自己，是為著禱。沒有禱的能力，我不能事奉。但是我無論怎麼禱告，都是不行。禱告到一個地步，話都禱告完了，我筋疲力盡了，再也不能禱告了。我們還是跪在那裏，我就聽別人在那裏禱告。我就覺得說，我再禱告也沒有用，我的心已經擺在主面前，主也知道。如果主要給我恩典就給我，不給我也沒有辦法。正在我安靜等候的時候，忽然有一句話來了，有一節聖經來了，那節聖經是在路加十一章十三節：“你們雖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，何況天父，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麼？”當那一節聖經來的時候，忽然我裏面開啟了。我看見說，既是如此，我已經求他了，他絕不會不給我。

弟兄姊妹，你知道麼？我的毛病，老是聽得太多。好像我得救的時候一樣，因為我聽救恩聽得太久了，所以很難得救。同樣，對於聖靈的恩典我也聽得太多了，什麼聖靈來的時候，我就發抖，好像觸電一樣，這些話聽了很多很多。所以我一直在那裏等觸電，等發抖，所以我沒有辦法得著，怎麼禱告都沒有辦法。哦，當我到了盡頭的時候，神才出來給我看見，都不是這回事。他給我看見說，我的天父要將聖靈給求他的人。如果我今天有一個心祈求他，他一定要給我。哦，當我看見這一個的時候，我就開口感謝讚美主。我不必再求禱，我讚美禱，因為禱已經照著禱的應許，把禱的聖靈給了我。當我這樣禱告的時候，神的恩典果然臨到我身上。

在那一天，我學了一個功課，就是信心的功課，我看見說，什麼叫做信心。信心不是盼望，也不是感覺，信心就是看見神在基督裏所做的。如果你的眼睛被主打開，看見神在基督裏已經做了，已經是了，而簡簡單單的接受，那個恩典就要成為你的。哦，我看見這個信是何等的寶貝。

學到功課

我再要講一件事。當時我是個少年人，在同工中間年紀最輕。有一次同工和長老聚在一起商量一件事。那件事很重要，是關乎教會的，影響很大。所以我們大家很重視這一件事，每一個人都發表他的感覺。等輪到我的時候，我就發表我的高言闊論。在我裏面覺得說，這一件事我是看得透而又透的，這一件事情教會做不得，絕對不能做，如果做了的話，整個教會就垮了！我在那裏講的時候，認為理由非常充足，我看得太清楚了。但是等到我講完了，大家也都講完了，他們的感覺卻與我不同。他們都認為這一件事該做，就是我一個人反對。我說，無論如何不能做。因著這個緣故，我們就衝突起來。我那個時候年輕，有火氣，就不肯退讓。我認為說，這一件事情我看准了。所以那一次交通，不歡而散。我回到了家裏，就下一個決心，以後同工聚會再不參加，講道也不講了。我就等在這裏看這件事。我

那時候的感覺像約拿一樣，坐在山上搭了一個棚，要看尼尼微城傾倒不傾倒。在我裏面的靈真是剛硬到了極點，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對，他們統統錯了。以後雖然那些年長的同工，有弟兄姊妹，都謙卑的到我家裏來勸我，但我還是講那一套話。我的意思就是說，你們聽我，我就回來，你們不聽我，我就在那裏看。但是談不通，他們還是沒有看見我所看見的。我越看清楚，裏面越有把握，靈越硬。我聚會還是去，擘餅還是去，就是不參加同工聚會，也不講道。我有幾個月的工夫就是這樣。在那幾個月中間，我的裏面真是剛硬黑暗。我認為說，我是為著主，如果不照著我的話，這個教會就垮下去了。那時候我的感覺就是這麼厲害。你知道，我就像那頭羊一樣，有一點發燒。那個時候我的神對付我。哦，在那幾個月的裏面，雖然我還是照樣讀經，但是毫無亮光。我還是照樣禱告，照樣聚會，但是裏面毫無感覺。我的靈非常的高傲，非常的剛硬。我認為我自己再對也沒有，並且越看越覺得對。但是另外一面，好像主離開我了。哦，那幾個月實在是痛苦。外面很硬，但是裏面已經垮臺了，不行了。沒有辦法，這樣下去，在主面前走不通。但是當我在主面前禱告的時候，又覺得明明是自己對，弟兄們錯。如果要謙卑，是他們應當謙卑，怎麼要我謙卑？所以怎樣都過不去，無論如何過不去。

一個月一個月的過去了，我還是在那裏發高燒。但是神一直叫我過不去，一直叫我過不去。慢慢的我裏面醒過來了。我在那裏看見說，我是一個年輕的弟兄，我的同工都比我年長，他們在神面前是帶領我的人。不錯，在這一件事情上，一直到今天，我還說我對，因為事實證明我是對的。不錯，我看得准，我看得對。但是我的靈不對。事情是我對，但是靈完全錯。我在我年長的同工面前，我的靈剛硬，我的靈背叛。換句話說，我的靈在神面前是被神定罪的。雖然在事情上我盡可以對，但是如果我的靈不對，神還是不悅納。我的弟兄們也許在事情上看錯了，但是他們的靈在神前是正當的。因為這個緣故，我看見神的祝福在他們身上。

弟兄姊妹，你看見在神的面前，倔強是沒有辦法的。我們與人可以倔強，與神沒有辦法倔強。神不祝福你，偏偏祝福他們，你怎麼辦？我告訴你，在神面前講理由是沒有用處的。在那個時候我學了一個功課，我看見什麼叫做權柄，什麼叫做順服，什麼叫做靈。

哦，過了幾個月，到了最後，我還得向我的弟兄認罪。雖然我對，我還得認罪。是什麼緣故？因為我的靈不對。等我在神的面前披麻蒙灰，承認自己的靈不對的時候，感謝神，他的恩典從新照到我的身上，叫我的裏面蘇醒過來。他的話語又變成甘甜，與他的交通又覺得美好。

弟兄姊妹，我所以說這些話，因為這裏都是青年的弟兄姊妹。你知道青年人有一個毛病，就是總有一點自大，自傲的感覺。也很希奇，青年人好像在許多的事情上，是比老年人看得清楚一點。好像老年人年紀老了，眼睛已經昏花了。所以約珥書裏面也是說，老年人是做異夢，少年人是看異象，這話好像也有一點道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問題不在這裏。問題是說，你的靈是怎麼樣的情形。在神的面前，最主要的問題是個靈的問題，如果我們的靈不對，什麼都不對。如果我們的靈對什麼都可以做，就是錯了，神也會挽回。所以我真是願意，因著我的失敗，因著我的跌倒，弟兄姊妹能學這一個功課。不是說，我們要盲從，乃是說，我們的靈要謙卑，要柔軟。

這一個是我幼年的時候所學的一個功課，我覺得這個功課在我一生中非常的寶貴。多少時候我在那裏又要那個樣子的時候，我就回想到神那一次在我身上的擊打，叫我在主的面前俯伏下來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是無限量的。我今天還能站在你們的面前，我心裏有無限的感

觸。我覺得如果不是我的牧人，一直用他的愛來帶領我，我今天不會站在你們的面前。我有許多的失敗，我有許多的軟弱，但是一直到今天他扶持我。在我的裏面有一個感覺，越過越深，就是願意住在他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我願意把我自己放在他的手裏，讓他來得著我，讓他來享受我。我也願意與眾弟兄姊妹配搭起來，成為神的殿，讓我的神能彰顯他的榮耀，能接受我的敬拜和我的愛戴。這樣的感覺在我的裏面越過越重。我覺得說，我們的牧人是這樣的一位，我今天在他的面前，只有一個心，就是願意他為大，願意他彰顯，願意他得著榮耀，願意他也能享受我一點。

願神祝福帶領所有蒙這恩典的弟兄姊妹。我們感謝神，他揀選了我們。我們感謝神，我們也揀選了他。我們知道他要率領我們。巴不得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心願，願意住在他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——江守道《耶和華是我的牧人》

（一九六四年二月，臺北青年寒假聚會記錄。）